

澤滿天下靈光施四海此謂配天地治國大體之功也詔策曰通  
於人事終始愚臣竊曰古之三王明之臣聞三王臣主俱賢故合  
謀相輔計安天下莫不本於人情人情莫不欲壽三王生而不傷  
也人情莫不欲富三王厚而不困也人情莫不欲安三王扶而不  
危也人情莫不欲逸三王節其力而不盡也其為法令也合於人  
情而後行之其動眾使民也本於人事然後為之取人曰已內怨  
及人師古曰已之心揆之於人也情之所惡不曰彊人情之所欲不曰禁民是曰天  
下樂其政歸其德望之若父母從之若流水百姓和親國家安寧  
名位不失施及後世師古曰施延也竟也或反此明於人情終始之功也詔策曰直  
言極諫愚臣竊曰五伯之臣明之師古曰伯讀曰霸臣聞五伯不及其臣故  
屬之曰國任之曰事師古曰屬委也音之欲反五伯之佐之為人臣也察身而不敢  
誣師古曰各察已之材用不敢踰越而誣上奉法令不容私盡心力不敢矜師古曰矜謂自伐也遭患難不避

死見賢不居其上受祿不過其量不召亡能居尊顯之位自行若

此可謂方正之士矣其立法也非召苦民傷眾而為之機陷也蓋康曰機

發也陷召之興利除害尊主安民而救暴亂也其行賞也非虛取民

財妄予人也召勸天下之忠孝而明其功也故功多者賞厚功少

者賞薄如此歛民財召顧其功師古曰顧雖也若今言雇賞也而民不恨者知與而安

已也其行罰也非召忿怒妄誅而從暴心也師古曰從讀日縱召禁天下不

忠不孝而害國者也故舉大者罰重舉小者罰輕如此民雖伏罪

至死而不怨者知罪罰之至自取之也立法若此可謂平正之吏

矣法之逆者請而更之不召傷民師古曰更改也主行之暴者逆而復之不

召傷國師古曰謂逆主意而反還之不令施行致傷國也復音扶反救主之失補主之過揚主之美明主

之功使主內亡邪辟之行外亡騫污之名師古曰辟讀曰僻騫損也汚辱也事君若此

可謂直言極諫之士矣此五伯之所召德匡天下威正諸侯功業



甚美名聲章明舉天下之賢主五伯與焉師古曰與讀曰舉此身不及其臣而

使得直言極諫補其不逮之功也今陛下人民之衆威武之重德惠

之厚令行禁止之執萬萬於五伯而賜愚臣策曰匡朕之不逮愚臣

何足巨識陛下之高明而奉承之詔策曰吏之不平政之不宣民之

不寧愚臣竊巨秦事明之臣聞秦始并天下之時其主不及三王而臣

不及其佐師古曰臣亦不及三王之佐然功力不遲者何也地形便山川財用足民利

戰其所與並者六國六國者臣主皆不肖謀不輯師古曰輯與集同輯和也民不用故

當此之時秦最富彊夫國富彊而鄰國亂者帝王之資也故秦能

兼六國立為天子當此之時三王之功不能進焉師古曰進前也言不在秦之前也及其

末塗之衰也任不肖而信讒賊宮室過度者慾亡極師古曰者讀曰奢民力

罷盡賦斂不節師古曰罷讀曰疲矜奮自賢羣臣恐諛張晏曰恐機變陷禍而為諂諛呂求自全也師古曰此說非也

驕溢縱恣不顧患禍妄賞巨隨喜意妄誅巨快怒心

直為恐懼而為滔諛也恐首上勇反

法令煩憯

師古曰憯痛也言痛害於下憯音千咸反

刑罰暴酷輕絕人命身自射殺天下寒心

莫安其處姦邪之吏乘其亂法已成其威獄官主斷生殺自恣上

下瓦解各自為制秦始亂之時吏之所先侵者貧人賤民也至其

中節所侵者富人吏家也及其末塗所侵者宗室大臣也是故親

疏皆危外內咸怨離散逋逃人有走心陳勝先倡天下大潰師古曰但讀曰

唱絕祀亡世為異姓福此吏不平政不宣民不寧之禍也今陛下配

天象地覆露萬民如酒曰覆也絕秦之迹除其亂法躬親本事廢去淫

末除苛解嬈文穎曰嬈煩繞也寬大愛人肉刑不用梟人亡帑師古曰謂除收帑相

坐律亡讀曰非謗不洽鑄錢者除張晏曰除鑄錢之律聽民得自鑄也師古曰非讀曰誹通關去塞張晏曰文帝十二年

除關不用傳不孽諸侯應劭曰接之曰孽不曰庶孽畜之如治曰孽賓禮長老愛郵少孤

寡人有期張晏曰早決之也晉灼曰刑法志云罪人各已輕重不亡逃有年而免滿其年免為庶人也師古曰晉說是也後宮出嫁尊賜孝

悌農民不租張晏曰足用則除租也明詔軍師愛士大夫求進方正廢退姦邪除



去陰刑

張晏曰宮刑也

害民者誅憂勞百姓列侯就都

師古曰各就其國也

親耕節用視

民不奢

師古曰視讀曰示

所為天下興利除害變法易故曰安海內者大功

數十皆上世之所難及陛下行之道純德厚元元之民幸矣詔策

曰永惟朕之不德愚臣不足曰當之詔策曰悉陳其志毋有所隱

愚臣竊曰五帝之賢臣明之臣聞五帝其臣莫能及則自親之三

王臣主俱賢則其憂之五伯不及其臣則任使之此所曰神明不

遺而聖賢不廢也

師古曰遺棄也不棄神明之德不廢聖賢之名

故各當其世而立功德焉傳曰

往者不可及來者猶可待

師古曰言各當其時務立功也

能明其世者謂之天子此之

謂也竊聞戰不勝者易其地民貧窮者變其業今曰陛下神明德

厚資財不下五帝

師古曰資貨也謂天子之財寶

臨制天下至今十有六年民不益富

盜賊不衰邊竟未安

師古曰竟讀曰境

其所曰然意者陛下未之躬親而待

群臣也今執事之臣皆天下之選已

師古曰已語終之辭

然莫能望陛下清光

晉灼曰今之臣不能望  
見陛下之光景所及

譬之猶五帝之佐也陛下不自躬親而待不望清

光之臣臣竊恐神明之遺也

師古曰言天子  
虛棄神明之德

日損一日歲亡一歲日月

益暮盛德不及究於天下

師古曰  
究竟也

臣傳萬世愚臣不自度量竊為陛

下惜之昧死上狂惑少茅之愚臣言唯陛下財擇時賈誼已死對

策者百餘人唯錯為高第繇是遷中大夫

師古曰繇  
讀與由同

錯又言宜削諸

侯事及法令可更定者書凡三十篇孝文雖不盡聽然奇其材當

是時太子善錯計策爰益諸大功臣多不好錯景帝即位臣錯為

內史錯數請問言事輒聽幸傾九卿法令多所更定丞相申屠嘉

心弗便力未有已傷內史府居太上廟墀中

師古曰墀者內垣之  
外游地也音八緣反

門東出

不便錯迺穿門南出鑿廟墀垣丞相大怒欲因此過為奏請誅錯

錯聞之即請問為上言之丞相奏事因言錯擅鑿廟墀為門請下

廷尉誅上曰此非廟墀迺中垣不致於法丞相謝

師古曰臣所奏不  
當天子意故謝



罷朝因怒謂長史曰吾當先斬已聞迺先請固誤丞相遂發病死

錯曰此愈貴遷為御史大夫請諸侯之罪過削其支郡師古曰支郡在國之四邊者也

奏上上公卿列侯宗室雜議莫敢難獨竇嬰爭之繇此與錯有隙

師古曰繇讀與由同錯所更令三十章師古曰更改也諸侯謹譖錯父聞之從潁川來謂

錯曰上初即位公為政用事如滄曰錯為御史大夫位三公也侵削諸侯疏人骨肉口

讓多怨公何為也師古曰讓責也錯曰固也師古曰言固當如此不如此天子不尊宗廟

不安父曰劉氏安矣而鼂氏危吾去公歸矣遂飲藥死曰吾不忍

見禍逮身後十餘日吳楚七國俱反已誅錯為名上與錯議出軍

事錯欲令上自將兵而身居守會竇嬰言爰盎詔召入見上方與

錯調兵食師古曰調謂計發之也音徒釣反上問盎曰君嘗為吳相知吳臣田祿伯為

人庫今吳楚反於公意何如對曰不足憂也今破矣上曰吳王即

山鑄錢煮海為鹽師古曰即就也誘天下豪桀白頭舉事此其計不百全豈

發庫何言其無能為也盜對曰吳銅鹽之利則有之安得豪桀

而誘之誠令吳得豪桀亦且輔而為誼不反矣吳所誘皆亡賴子

弟亡命鑄錢姦人故相誘曰亂錯曰盜策之善上問曰計安出盜

對曰願屏左右上屏人獨錯在盜曰臣所言人臣不得知迺屏錯

錯趨避東箱甚恨上卒問盜師古曰卒竟也對曰吳楚相遺書言高皇帝王

子弟各有分地師古曰分音扶問反今賊臣鼂錯擅適諸侯削奪之地師古曰適讀曰謫

曰故反名為西其誅錯復故地而罷方今計獨有斬錯發使赦吳

楚七國復其故地則兵可毋血刃而俱罷於是上默然良久曰顧

誠何如吾不愛一人謝天下師古曰顧念也誠實也盜曰愚計出此唯上孰計之

迺拜益為太常密裝治行後十餘日丞相青翟中尉嘉廷尉師古

大夫錯議曰兵數百萬獨屬羣臣不可信師古曰屬委也音之欲反陛下不如自出

曰張敞也音區



臨兵使錯居守徐僮之旁吳所未下者可曰予吳

鄧展曰徐僮臨淮一縣也

錯不稱

陛下德信欲疏群臣百姓又欲曰城邑予吳亡臣子禮大逆無道

錯當要斬父母妻子同產無少長皆棄市臣請論如法制曰可錯

殊不知乃使中尉召錯給載行市

師古曰誑云乘車案行市中也行音下更反

錯衣朝衣斬東

市

師古曰朝衣朝服也

錯已死謁者僕射鄧公為校尉擊吳楚為將還上書言

軍事見上上問曰道軍所來

如清曰道路從吳軍所來也師古曰道軍所來即是從軍所來耳無煩更說道路也

聞鼂錯

死吳楚罷不鄧公曰吳為反數十歲矣發怒削地曰誅錯為名其

意不在錯也且臣恐天下之士拊口不敢復言矣

師古曰拊音其炎反

上曰何

哉鄧公曰夫鼂錯患諸侯彊大不可制故請削之曰尊京師萬世

之利也計畫始行卒受大戮

師古曰卒竟也

內杜忠臣之口外為諸侯報仇

師古曰杜塞也

臣竊為陛下不取也於是景帝喟然長息曰公言善吾亦恨

之迺拜鄧公為城陽中尉鄧公成固人也

師古曰漢中之縣

多奇計建元年

中上招賢良公卿言鄧先師古曰鄧先猶云鄧先生也一日先者其名也鄧先時免起家為九卿

一年復謝病免歸其子章曰修黃老言顯諸公閒

贊曰爰盎雖不好學亦善傳會張晏曰因宜附善會之仁心為質引義慷慨遭孝

文初立資適逢世張晏曰資財也適值其世得聘其才時已變易張晏曰謂景帝及吳壹說果於用

辯師古曰謂殺履錯也身亦不遂履錯也鼂錯銳於為國遠慮而不見身害其父睹之

經於溝瀆師古曰論語稱孔子曰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也自經於溝瀆人莫之知故贊引之云亡益救敗不如趙母指括

曰全其宗張晏曰趙奢卒趙使趙括為將其母言之趙王曰願王易括王不許母要王有罪願不坐王許之後括果敗於長平言母前約故卒得不坐悲夫錯

雖不終世哀其忠故論其施行之語著于篇

爰盎鼂錯傳第十九終

全漢書局  
汲古閣本

漢書四十九



張馮汲鄭傳第二十

漢書五十

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張釋之字季南陽堵陽人也

師古曰堵音者

與兄仲同居曰貴為騎郎

蘇林曰

出穀也如滂曰漢注費五百萬得為常侍郎師古曰如說是也

事文帝十年不得調

師古曰調選也音徒鈞反

人所知名釋之

曰久宦減仲之產不遂

師古曰遂猶達

欲免歸中郎將爰盎知其賢惜其去

乃請徙釋之補謁者釋之既朝畢因前言便宜事文帝曰卑之毋

甚高論

師古曰令其議論依附時事也

令今可行也於是釋之言秦漢之間事秦所已

失漢所已興者文帝稱善拜釋之為謁者僕射從行上登虎圈

師古

曰圈養獸之所也音求遠反

問上林尉禽獸簿

師古曰簿謂簿書也音步戶反

十餘問尉左右視盡不能

對師古曰視其屬官皆不能對也

虎圈嗇夫從旁代尉對上所問禽獸簿甚悉

師古曰悉謂詳盡也

欲召觀其能口對嚮應亡窮者

師古曰觀猶示也嚮讀曰嚮如嚮應聲言其疾也文帝曰吏不當

如此邪尉亡賴

張晏曰材無可恃也

詔釋之拜嗇夫為上林令釋之前曰陛下

呂絳侯周勃何如人也上曰長者又復問東陽侯張相如何如人

也上復曰長者釋之曰夫絳侯東陽侯稱為長者此兩人言事曾

不能出口豈效此嗇夫喋喋利口捷給哉晉灼曰喋音蝶且秦呂任刀筆之

吏爭呂亟疾苛察相高師古曰亟急也音是力反其敝徒文具亾惻隱之實師古曰文具謂具文

而已呂故不聞其過陵夷至於二世天下土崩師古曰陵夷崩替也解在成紀今陛下呂

嗇夫口辯而超遷之臣恐天下隨風靡爭口辯亾其實且下之化

上疾於景嚮舉錯不可不察也師古曰嚮讀曰嚮音千故反文帝曰善迺止不拜嗇

夫就車召釋之驂乘徐行行問釋之秦之敝師古曰行問且行且問也且呂質言如

馬門如淳曰宮衛令諸出入殿門司馬門者皆下不如令罰金四兩於是釋之追止太子梁王毋入殿門

遂劾不下公門不敬奏之薄太后聞之文帝免冠謝曰教兒子不

謹薄太后使使承詔赦太子梁王然後得入文帝繇是奇釋之師古



曰蘇講與由同拜為中大夫頃之至中郎將從行至霸陵上居外臨廁師古曰廁岸之

邊側也解時慎夫人從上指視慎夫人新豐道曰此走邯鄲道也張晏曰慎

在劉向傳夫人邯鄲人也如清曰走音奏奏趣也師古曰視讀曰示使慎夫人鼓瑟上自倚瑟而歌李奇曰聲氣依倚瑟也師古曰倚瑟即今

之百歌合曲也倚音於綺反意悽愴悲懷顧謂羣臣曰嗟乎呂北山石為椁用紵絮

斲陳漆其間豈可動哉師古曰紵音竹呂反斲音側略反左右皆曰善釋之前曰使其

中有可欲雖錮南山猶有隙使其中亾可欲雖亾石椁又何戚焉張晏曰在

師古曰解並文帝稱善其後拜釋之為廷尉頃之上行出中渭橋張晏曰在

渭橋中路有一人從橋下走乘輿馬驚於是使騎捕之屬廷尉師古曰屬委也音之欲反次下

亦釋之治問曰縣人來如清曰長安縣人也聞蹕匿橋下久呂為行過師古曰言天子已過既

出見車騎即走耳釋之奏當此人犯蹕如清曰乙令蹕先至而犯者罰金四兩師古曰當謂處其罪也當罰

金上怒曰此人親驚我馬馬賴和柔令它馬固不敗傷我乎而廷

尉廼當之罰金釋之曰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公共也師古曰公謂不私也今法

如是更重之是法不信於民也且方其時上使使誅之則已師古曰言初執

獲此人天子即令誅之其事即畢

今已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也壹傾天下用法皆為

之輕重民安所錯其手足師古曰安焉也錯置也音千故反唯陛下察之上良久曰廷

尉當是也其後人有盜高廟座前玉環得師古曰得者盜環之人為吏所捕得也文帝怒下

廷尉治案盜宗廟服御物者為奏當棄市上大怒曰人亾道廼盜

先帝器吾屬廷尉者欲致之族而君曰法奏之師古曰法謂常法非吾所曰

其承宗廟意也師古曰共讀曰恭釋之免冠頓首謝曰法如是足也且罪等

如消曰俱死罪也盜玉環不若盜長陵土之逆然曰逆順為基今盜宗廟器而族之有如萬分一

假令愚民取長陵一抔土張晏曰不欲指言故曰取土喻也師古曰抔音步侯反謂手拂之也其字從手不忍言毀徹故止云取土耳今學者

陛下且何官加其法庠文帝與太后言之乃許廷

尉當是時中尉條侯周亞夫與梁相山都侯王恬咸見釋之持議

平迺結為親友張廷尉繇此天下稱之師古曰繇讀與由同文帝崩景帝立釋

讀抔為杯勺之杯非也杯非應盛土之物也

讀曰恭

師古曰法謂常法

師古曰得者盜環之人為吏所捕得也

師古曰安焉也錯置也音千故反

師古曰言初執



之恐

師古曰呂嘗劾帝不下司馬門

稱疾欲免去懼大誅至欲見則未知何如用王生

計卒見謝景帝不過也王生者善為黃老言處士嘗召居廷中公

卿盡會立王生老人曰吾職解

師古曰職音武伐反

顧謂釋之為我結職釋之

跪而結之

師古曰結讀曰係

既已人或讓王生獨奈何廷辱張廷尉如此王

生曰吾老且賤自度終亾益於張廷尉廷尉方天下名臣吾故聊

使結職欲呂重之諸公聞之賢王生而重釋之釋之事景帝歲餘

為淮南相猶尚呂前過也年老病卒其子摯字長公官至大夫免

呂不能取容當世故終身不仕

馮唐祖父趙人也父徙代漢興徙安陵唐呂孝著為郎中署長

鄭氏

曰呂至孝聞也師古曰呂孝得為郎中而為郎署之長也著音竹助反

事文帝帝輦過問唐曰父老何自為郎家

安在

師古曰言年已老矣何乃自為郎也崔浩呂為自從也從何為郎此說非也

具呂實言文帝曰吾居代時吾尚

食監高祛數為我言趙將李齊之賢戰於鉅鹿下吾每飲食意未

嘗不在鉅鹿也

張晏曰每食念鹿所說李齊在鉅鹿時也

父老知之乎唐對曰齊尙不如廉頗

李牧之為將也上曰何已

師古曰已猶耳

唐曰臣大父在趙時為官帥將

曰大父祖父也師音所類反將音子亮反

善李牧臣故為代相善李齊知其為人也上既聞

廉頗李牧為人良說

如淳曰良善也師古曰說讀曰悅聞頗牧之善符意大說

廼拊髀曰

師古曰髀音陛

嗟乎吾獨

不得廉頗李牧為將豈憂匈奴哉唐曰主臣

師古曰恐懼之言解在陳平傳

陛下雖有

廉頗李牧不能用也上怒起入禁中良久召唐讓曰公眾辱我獨

亾閒處

師古曰何不問隙之處而言

唐謝曰鄙人不知忌諱當是時匈奴新大入

朝那殺北地都尉印上曰胡寇為意廼卒復問唐曰公何言吾

不能用頗牧也唐對曰臣聞上古王者遣將也跪而推轂曰闔

內寡人制之闔曰外將軍制之

韋昭曰門中樞為闔師古曰音牛列反

軍功爵賞皆決於外

歸而奏之此非空言也臣大父言李牧之為趙將居邊軍市之租

皆自用饗士賞賜決於外不從中覆也

師古曰覆謂覆白之也音芳目反

委任而責成



功故李牧乃得盡其知能選車千三百乘騎萬二千匹

師古曰教張弩也音遺

百金之士十萬

服虔曰百士直百金也如音曰黃金一斤直萬言富家子弟可任使也師古曰百金喻其貴重耳服說是也

是曰北逐單

于破東胡滅澹林

鄭氏曰澹音澹石之擔如音曰胡也匈奴傳曰晉北有澹林之胡獲煩之戎也師古曰澹音都甘反又音談

西抑疆秦

南支韓魏當是時趙幾伯

師古曰幾致於霸也幾音鉅依反伯讀曰霸

後會趙王遷立

其母倡也

師古曰倡樂家之女

用郭開讒而誅李牧令顏聚代之是曰為秦所滅

今臣竊聞魏尚為雲中守軍市租盡以給士卒出私養錢五日壹

殺牛

服虔曰私假錢也

以饗賓客軍吏舍人是曰匈奴遠避不近雲中之塞

虜嘗一入尚帥車騎擊之所殺甚眾夫士卒盡家人子起田中從

軍安知尺籍伍符

李奇曰尺籍所曰書軍令伍符軍士五五相保之符信也如音曰漢軍法曰吏卒斬首百尺籍書下縣移郡令人故行不行奪勞一歲伍符亦

終日力戰斬首捕虜上功莫府一言不相應文

吏曰法繩之其賞不行吏奉法必用愚曰為陛下法太明賞太輕

罰太重且雲中守尚坐上功首虜差六級陛下之吏削其爵罰

什伍之符要節度也師古曰家人子謂庶人之家子也

作之繇此言之

師古曰繇讀與由同

陛下雖得李牧不能用也臣誠愚觸忌諱

死罪文帝說

師古曰說讀曰悅

是日令唐持節赦魏尙復呂為雲中守而拜

唐為車騎都尉主中尉及郡國車士

服虔曰車戰之士也

十年景帝立呂唐為

楚相武帝卽位求賢良舉唐唐時年九十餘不能為官廼呂子遂

為郎遂字王孫亦奇士魏尙槐里人也

汲黯字長孺濮陽人也其先有寵於古之衛君也

文穎曰六國時衛弱但稱君也

至黯

十世世為卿大夫呂父任孝景時為太子洗馬

孟康曰大臣任舉其子弟為官

呂嚴見

憚武帝卽位黯為謁者東粵相攻上使黯往視之至吳而還報曰

粵人相攻固其俗不足言辱天子使者河內失火燒千餘家上使

黯往視之還報曰家人失火屋比延燒

師古曰比近也言屋相近故連延而燒也此音頭寐反

不足憂

臣過河內河內貧人傷水旱萬餘家或父子相食臣謹言便宜持

節發河內倉粟以振貧民請歸節伏矯制舉

師古曰矯託也託舉制詔而行之

上賢而



釋之遷為滎陽令黷恥為令稱疾歸田里上聞廼召為中大夫曰

數切諫不得久留內遷為東海太守黷學黃老言治官民好清靜

擇丞史任之如滎曰擇郡丞及史任之也鄭當時為大河農官屬丞史亦是也責大指而已不細苛黷多病

臥閣內不出歲餘東海太守治稱之上聞召為主爵都尉列於九卿

治務在無為而已引大體不拘文法為人性倨少禮師古曰倨簡傲也音居庶反面

折不能容人之過合已者善待之不合者弗能忍見士亦曰此不

附焉然好游俠任氣節行修潔其諫犯主之顏色常慕傅伯爰益

之為人應劭曰傅伯爰人為李王將素抗直也善灌夫鄭當時及宗正劉棄疾亦曰數直諫

不得久居位是時太后弟武安侯田蚡為丞相中二千石拜謁蚡

弗為禮黷見蚡未嘗拜揖之上方招文學儒者上曰吾欲張晏曰所

言欲施仁義也師古曰云云猶言如此如此也史略其辭耳黷對曰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奈何欲效

唐虞之治乎上怒變色而罷朝公卿皆為黷懼上退謂人曰甚矣

汲黯之黷也羣臣或數黯師古曰數音黷之音所具反黯曰天子置公卿輔弼之臣寧

令從諛承意陷主於不誼虐且已在其位縱愛身奈辱朝廷何黯

多病病且滿三月上常賜告者數終不瘳如酒曰杜欽所謂病滿賜告詔恩也數者非一也師古曰數音所角

反瘳與愈同 最後嚴助為請告上曰汲黯何如人也曰使黯任職居官亾

呂瘳人師古曰瘳勝也讀與愈同然至其輔少主守成雖自謂賁育弗能奪也師古曰孟賁夏育皆古之勇士也賁音奔

中上踞廁視之如酒曰廁潤也孟康曰廁牀邊側也師古曰如說丞相弘宴見上或時不冠至如

見黯不冠不見也上嘗坐武帳應劭曰武帳織成帳為武士象也孟康曰今謂竟武帳置兵關五兵於帳中也師古曰孟說

前奏事上不冠望見黯避帷中使人可其奏其見敬禮如此張湯

曰更定律令為廷尉師古曰更改也黯質責湯於上前師古曰質對之也曰公為正卿

上不能衰先帝之功業下不能化天下之邪心安國富民使圉圉

空虛何空取高皇帝約束紛更之為師古曰言何為乃紛亂而改更也而公曰此無種



矣

師古曰言當誅及子孫也

黯時與湯論議湯辯常在文深小苛黯憤發罵曰天下

謂刀筆吏不可為公卿果然必湯也令天下重足而立戾目而視

矣

師古曰重累其足言操甚也戾古側字也

是時漢方征匈奴招懷四夷黯務少事閒常言與

胡和親毋起兵

師古曰每因閒隙而言也

上方鄉儒術

師古曰鄉讀曰嚮

尊公孫弘及事益多

吏民巧上分別文法湯等數奏決讞呂幸而黯常毀儒面觸弘等

徒懷詐飾智呂阿人主取容而刀筆之吏專深文巧詆

師古曰詆毀辱也章丁禮反

陷人於罔呂自為功上愈益貴弘湯弘湯心疾黯雖上亦不說也

師古曰說讀曰悅

欲誅之呂事

師古曰呂事致其罪而誅也

弘為丞相廼言上曰右內史界部

中多貴人宗室難治非素重臣弗能任請徙黯為右內史數歲官

事不廢大將軍青既益尊姊為皇后然黯與亢禮或說黯曰自天

子欲令羣臣下大將軍

師古曰下音胡隊反

大將軍尊貴誠重君不可已不拜

黯曰夫呂大將軍有揖客反不重邪

師古曰言能降貴也禮士最為重也

大將軍聞愈賢

黠數請問曰朝廷所疑遇黠加於平日淮南王謀反憚黠曰黠好

直諫守節死義至說公孫弘等如發蒙耳師古曰說音式鏡反上既數征匈奴

有功黠言益不用始黠列九卿矣而公孫弘張湯為小吏及弘湯

稍貴與黠同位黠又非毀弘湯已而弘至丞相封侯湯御史大夫

黠時丞史皆與同列或尊用過之黠褊心不能無少望師古曰褊隱也望怨也見

上言曰陛下用羣臣如積薪耳後來者居上黠罷上曰人果不可

言無學觀汲黯之言日益甚矣師古曰言其鄙俚也或曰積薪之言出曹子故云不可無學也居無何匈奴

渾邪王帥眾來降師古曰渾音胡昆反漢發車二萬乘縣官亾錢從民贖馬師古曰賈

買也民或匿馬馬不具上怒欲斬長安令黠曰長安令亾罪獨斬臣

黠民廼肯出馬且匈奴畔其主而降漢徐曰縣次傳之何至令天

下騷動罷中國甘心夷狄之人乎師古曰罷讀曰疲上默然後渾邪王至賈

人與市者坐當死五百餘人黠入請閒見高門晉灼曰三輔黃圖未央宮中有高門殿也曰夫



匈奴攻當路塞絕和親中國舉兵誅之死傷不可勝計而費巨鉅

萬百數師古曰卽數百鉅萬也臣愚曰為陛下得胡人皆曰為奴婢賜從軍死者

家鹵獲因與之曰謝天下塞百姓之心師古曰塞滿也今縱不能渾邪帥數

萬之眾來虛府庫賞賜發良民侍養若奉驕子愚民安知市買長

安中而文吏繩曰為關出財物如邊關乎應劭曰關安也律胡市吏民不得持兵器及鐵出關難於京師市買其法

文殺無知者五百餘人臣竊為陛下弗取也上弗許曰吾久不聞一也臣贊曰無符傳出入為關也陛下縱不能得匈奴之贏曰謝天下師古曰贏餘也首弋成反又曰微

汲黯之言今又復矣發矣後數月黯坐小法會赦免官於是黯隱

於田園者數年會更立五銖錢民多盜鑄錢者楚地尤甚上曰為

淮陽楚地之郊也師古曰郊謂交道衝要之處也召黯拜為淮陽太守黯伏謝不受印

綬詔數強子然後奉詔召上殿黯泣曰臣自己為填溝壑不復見

陛下師古曰填音大賢反不意陛下復收之臣常有狗馬之心師古曰思我意今病力

師古曰力音另

謂甚也不能任郡事臣願為中郎出入禁闈補過拾遺臣之願也上曰

君薄淮陽邪吾今召君矣師古曰言後即召也顧淮陽吏民不相得師古曰顧謂思念也吾徒

得君重師古曰徒但也重威重也臥而治之黥既辭過大行李息曰黥棄逐居郡不

得與朝廷議矣師古曰與讀曰豫然御史大夫湯智足曰距諫詐足曰飾非

非肯正為天下言專阿主意主意不欲因而毀之主意所欲因

而譽之好興事舞文法如消曰舞猶弄也內懷詐曰御主心外挾賊吏曰為

重公列九卿不早言之何師古曰言何不早言也公與之俱受其戮矣息畏湯終

不敢言黥居郡如其故治淮陽政清後張湯敗上聞黥與息言抵

息罪令黥曰諸侯相秩居淮陽如消曰諸侯王相在郡守上秩與一千石律與一千石月得百二十斛歲凡得一千四百四十石耳

居淮陽十歲而卒卒後上曰黥故官其弟仁至九

卿子偃至諸侯相黥姊子司馬安亦少與黥為太子洗馬安文深

巧善宦四至九卿曰河南太守卒昆弟曰安故同時至二千石十



人濮陽段宏始事蓋侯信

服虔曰景帝王皇后兒也

信任宏

蘇林曰任保舉

官亦再至九卿然

衛人仕者皆嚴憚汲黯出其下

鄭當時字莊陳人也其先鄭君嘗事項籍籍死而屬漢高祖令諸

故項籍臣名籍鄭君獨不奉詔詔盡拜名籍者為大夫而逐鄭君

鄭君死孝文時當時自任俠自喜脫張羽於呢

服虔曰梁孝王將楚相之弟也師古曰喜音許吏反

聲聞梁楚間孝景時為太子舍人每五日洗沐常置驛馬長

安諸郊

如淳曰郊交道四通處也曰請賓客便臣贊曰長安四面郊祀之處開通可曰請賓客也師古曰二說皆非也此謂長安城外四面之郊耳邑外謂之郊近郊二十里

請

謝賓客夜已繼日至明日常恐不徧當時好黃老言其慕長者如

恐不稱

師古曰恐不稱其意

自見年少官薄然其知友皆大父行天下有名之

士也

師古曰大父謂祖父行音胡浪反

武帝即位當時稍遷為魯中尉濟南太守江都

相至九卿為右內史呂武安魏其時議

師古曰議田及實舉事

貶秩為詹事遷為

大司農當時為大吏戒門下客至亾貴賤亾畱門下者執賓主之

禮曰其貴下人性廉又不治產印奉賜給諸公師古曰印音牛向反奉音扶用反然其

餽遺人不過具器食師古曰餽今言一盤食也每朝候上間說未嘗不言天下長者

師古曰候天子問隙之時其所稱說皆言長者也其推轂士及官屬丞史誠有味其言也師古曰推轂言屬舉又如

車轂之運轉也有味者其言甚美也常引弓為賢於已未嘗名吏與官屬言若恐傷之間

人之善言進之上唯恐後山東諸公曰此翕然稱鄭莊使視決河

自請治行五日如清曰治行謂莊嚴上曰吾聞鄭莊行千里不齎糧治行者何

也然當時在朝常趨和承意師古曰趨讀曰趣趣向也音胡臥反不敢甚斥臧否漢征匈奴

招四夷天下費多財用益屈師古曰屈盡也音其勿反當時為大司農任人賓客

晉灼曰當時為大司農而任使其賓客寧較作僦也師古曰僦謂受顧實而載運也言當時保任其賓客於司農載運也僦音子就反人多逋負司馬安

為淮陽太守發其事當時曰此陷罪贖為庶人頃之守長史如清曰丞相長

史遷汝南太守數歲曰官卒昆弟曰當時故至二千石者六七人

當時始與汲黯列為九卿內行修兩人中廢賓客益落師古曰落落也當時



死家亾餘財先是下邳翟公為廷尉

蘇林曰邳音圭京兆縣名也

賓客亦填門

師古曰填滿也

音田及廢門外可設爵羅

師古曰言其寂靜無人行也

後復為廷尉客欲往翟公大署

其門

師古曰署謂書之

曰一死一生迺知交情一貧一富迺知交態一貴一

賤交情迺見

師古曰見音胡電反

贊曰張釋之之守法馮唐之論將汲黯之正直鄭當時之推士不

如是亦何亾成名哉楊子亾為孝文親誦帝尊亾信亞夫之軍

師古

曰楊子謂揚雄也信讀曰伸

易為不能用頗牧彼將有激云爾

師古曰謂馮唐欲理魏尚故亾此言激文帝也

張馮汲鄭傳第二十終

全  
錢  
書  
局  
所  
藏  
汲  
古  
閣  
本  
也

漢書五十



正義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賈山潁川人也祖父祛故魏王時博士弟子也師古曰六國時魏也山受學祛

所言涉獵書記不能為醇儒師古曰涉若水獵若獵獸言歷覽之不專精也醇者不雜也嘗給事潁陰侯

為騎師古曰為騎者常騎馬而從也孝文時言治亂之道借秦為論名曰至言其辭曰

臣聞為人臣者盡忠竭愚臣直諫主不避死亾之誅者臣山是也

臣不敢言久遠論願借秦臣為論唯陛下少加意焉夫布衣韋帶

之士師古曰言貧賤之人也韋帶曰單韋為帶無飾也修身於內成名於外而使後世不絕息至

秦則不然貴為天子富有天下賦斂重數百姓任罷師古曰數屢也任謂役事也罷讀曰

疲任疲言疲於役使也赭衣半道羣盜滿山師古曰犯罪者則衣赭衣行道之人半著赭衣言被罪者眾也盜賊皆依山為阻故云滿山也使天

下之人戴目而視傾耳而聽師古曰戴目者言常遠視有異志也傾耳而聽言樂禍亂也一夫大諱天下

嚮應者陳勝是也師古曰諱字與乎同諱時也音火故反嚮讀曰響秦非徒如此也起咸陽而西

至雍離宮三百

師古曰此言離宮者皆謂於別處置之非常所居也

鍾鼓帷帳不移而具又為阿房

之殿殿高數十仞

師古曰阿房者言殿之四阿皆為房也一說大陵曰阿言其殿高若於阿房阿近也八尺曰仞

東西五里南北千步從車羅騎四馬騫馳旌旗不撓

師古曰撓屈也

言庭之廣大殿之高敞宏騎騫騫無所迫觸建立旌旗不屈撓橈音女孝反

為宮室之麗至於此使其後世曾不得

聚廬而託處焉為馳道於天下東窮燕齊南極吳楚江湖之上瀕

海之觀畢至

師古曰瀕水涯也瀕海謂緣海之邊也畢盡也瀕音頻又音賓字或作瀕音義同

道廣五十步三丈而樹

厚築其外隱以金椎

服虔曰作壁如甬道隱築也隱音於斬反

樹以青松

為馳道之麗至於此使其後世曾不得邪徑而託足焉死葬乎驪

山吏徒數十萬人

師古曰吏言督領徒言役作也

曠日十年

師古曰曠空也曠也言為重役空廢時日積年歲也

下徹三

泉

師古曰三重之泉言其深也

合采金石冶銅鋼其內漆塗其外

師古曰鋼謂鑄而合之也音固

被以珠

玉飾以翡翠

應劭曰雜曰翡翠曰翠臣贊曰異物志云翡翠赤而大於翠師古曰鳥各別類非雜雜異名也破音皮義反

中成觀游上成

山林為葬薶之侈至於此使其後世曾不得蓬顆蔽冢而託葬焉



服虔曰謂地塊作家喻小也臣瓚曰達類猶裸類小家也音灼曰東北人名土塊為達類師古曰諸家之說皆非類謂土塊達類言塊上生蓬者耳舉此呂對家上山林故言蓬類蔽家也類音口果反

秦曰熊羆之力虎狼之心蠶食諸侯并吞海內而不篤禮義師古曰篤厚也

故天殃已加矣臣昧死曰聞願陛下少留意而詳擇其中師古曰中音竹仲反

臣聞忠臣之事君也言切直則不用而身危不切直則不可曰明

道故切直之言明主所欲急聞忠臣之所曰蒙死而竭知也師古曰蒙昌犯也

地之磽者雖有善種不能生焉師古曰磽瘠瘠薄也磽音日交反江臯河瀕雖有惡種

無不猥大李奇曰臯水邊於地也師古曰猥盛也昔者夏商之季世雖關龍逢箕子比干之

賢身死亾而道不用服虔曰關龍逢桀之忠臣也師古曰比干諫紂而死文王之時

豪俊之士皆得竭其智芻蕘採薪之人皆得盡其力師古曰芻刈草也蕘草薪也言執賤役者

也大雅板之詩曰詢于芻蕘此周之所曰興也故地之美者善養禾君之仁者善養

士雷霆之所擊無不摧折者師古曰霆疾雷也音廷萬鈞之所壓無不糜滅者今

人主之威非特雷霆也師古曰特獨也執重非特萬鈞也開道而求諫和顏



色而受之用其言而顯其身士猶恐懼而不敢自盡又廼況於縱

欲恣行暴虐惡聞其過乎震之曰威壓之曰重師古曰重震動也則雖有堯舜

之智孟賁之勇豈有不摧折者哉師古曰孟賁古之勇士賁音奔如此則人主不得聞

其過失矣弗聞則社稷危矣古者聖王之制史在前書過失工誦

箴諫李奇曰古有誦詩之工記過之史常無目之人公卿比諫李奇曰相親比而諫也

也或曰比方事類言諫也師古曰比方是也士傳言諫過庶人謗於道商旅議於市師古曰旅眾也然後

君得聞其過失也聞其過失而改之見義而從之所曰永有天下

也天子之尊四海之內其義莫不為臣然而養三老於大學親執

醬而餽執爵而酌師古曰餽字與饋同進食曰餽酌者少少飲酒謂食已而滂口也音府祝餽在前祝鯁在後師古曰鯁

日餽古餽字謂食不下也曰老人好餽鯁故為備祝言祝之公卿奉杖大夫進屨舉賢曰自輔弼求修正

之士使直諫師古曰修正謂修身正行者故曰天子之尊尊養三老視孝也師古曰視讀曰示

立輔弼之臣者恐驕也置直諫之士者恐不得聞其過也學問至



於芻蕘者求善無廢也商人庶人誹謗已而改之從善無不聽也

昔者秦政力并萬國富有天下破六國呂為郡縣築長城呂為關

塞秦地之固大小之執輕重之權其與一家之富一夫之彊胡可

勝計也師古曰胡何也勝盡也然而兵破於陳涉地奪於劉氏者何也秦王貪狼

暴虐殘賊天下窮困萬民呂適其欲也師古曰適快也昔者周蓋千八百國

呂九州之民養千八百國之君用民之力不過歲三日什一而籍

師古曰什一謂十分之中公取一也籍借也謂借人力也一日為簿籍而稅之君有餘財民有餘力而頌聲作師古曰頌者六詩之一美

盛德之形容蓋帝王之嘉致秦皇帝呂千八百國之民自養力罷不能勝其役財盡

不能勝其求師古曰勝堪也罷讀曰疲次下亦同一君之身耳所呂自養者馳騁弋獵之娛

天下弗能供也師古曰弋繳射也勞罷者不得休息飢寒者不得衣食凶罪

而死刑者無所告訴人與之為怨家與之為讎師古曰言人人為怨家家為讎故天下

壞也秦皇帝身在之時天下已壞矣而弗自知也秦皇帝東巡狩





引王意於那也論說偷同

比其德則賢於堯舜其功則賢於湯武天下已潰而莫

之告也

師古曰水旁決曰潰言天下之壞如水潰

詩曰匪言不能胡此畏忌聽言則對譖言則

退此之謂也

師古曰此大雅桑柔之篇也言賢者見事之是非不能分別言之而不言者何也此但畏忌犯顏得罪罰也又言言而見聽則悉意答對不見信受則屏退

也今詩本云聽言則對譖言如解說者又別為義與此不同

又曰濟濟多士文王曰寧

師古曰此大雅文王之篇也濟濟多威儀也此言文

王曰多士之故能安天下也

天下未嘗亾士也然而文王獨言曰寧者何也文王好

仁則仁興得士而敬之則士用用之有禮義故不致其愛敬則不

能盡其心不能盡其心則不能盡其力不能盡其力則不能成其

功故古之賢君於其臣也尊其爵祿而親之疾則臨視之亾數

師古

曰言心實憂念之不為禮飾也

死則往弔哭之臨其小斂大斂已棺塗而後為之服錫

衰麻

師古曰已棺謂已大斂也塗謂塗殯也錫衰十五升布無事其縗者也棺音工喚反

而三臨其喪未斂不飲酒食

肉未葬不舉樂當宗廟之祭而死為之廢樂故古之君人者於其

臣也可謂盡禮矣服法服端容貌正顏色然後見之故臣下莫敢

不竭力盡死已報其上功德立於後世而令聞不忘也師古曰令善也聞謂聲之聞也

今陛下念思祖考術追厥功師古曰術亦作述圖所已昭光洪業休德師古曰圖謀也

休美也使天下舉賢良方正之士天下皆訢訢焉師古曰訢讀與欣同日將興堯舜

之道三王之功矣天下士莫不精白已承休德師古曰屬精而為潔白也今方正之

士皆在朝廷矣又選其賢者使為常侍諸吏與之馳毆射獵師古曰毆與驅

同日再三出臣恐朝廷之解弛師古曰解讀曰懈弛放也音式爾反百官之墮於事也諸

侯聞之又必怠於政矣陛下即位親自勉已厚天下損食膳不聽

樂減外徭衛卒止歲貢省廢馬已賦縣傳師古曰賦給與也傳音張戀反去諸苑已賦

農夫出帛十萬餘匹已振貧民禮高年九十者一子不事八十者

二算不事師古曰一子不事編其賦役也二算不事免右之算賦也賜天下男子爵大臣皆至公卿發御

府金賜大臣宗族以不被澤者赦罪人憐其以髮賜之巾憐其衣

赭書其背父子兄弟相覓也師古曰衣音於既反而賜之衣平獄緩刑天下莫



不說喜

師古曰說讀曰悅

是百元年膏雨降五穀登此天之所旨相陛下也

師古曰相助也

刑輕於它時而犯法者寡衣食多於前年而盜賊少此天下

之所旨順陛下也

師古曰天下之人也

臣聞山東吏布詔令民雖老羸癘疾扶

杖而往聽之願少須臾毋死思見德化之成也今功業方就名聞

方昭四方鄉風

師古曰鄉讀曰嚮

今從豪俊之臣方正之士直與之日日獵

射擊兔伐狐弓傷大業絕天下之望臣竊悼之詩曰靡不有初鮮

克有終

師古曰此大雅蕩之詩也言人初始皆庶幾於善道而少有能終之者

臣不勝大願願少衰射獵弓夏歲

二月

師古曰時百十月為歲首則為夏正之二月為五月今欲定制度循於古法故特云用夏歲一月也夏音胡雅反

定明堂造太學修先

王之道風行俗成萬世之基定然後唯陛下所幸耳

大臣不媿

師古曰媿也音恩列反

故君子不常見其齊嚴之色肅敬之容

胡電反

大臣不得與宴游

師古曰安息曰宴與讀曰儻

方正修潔之士不得從射獵使皆

務其方旨高其節

師古曰方適也一曰方謂廉隅也

則羣臣莫敢不正身修行盡心旨稱



大禮師古曰稱副也如此則陛下之道尊敬功業施於四海垂於萬世子孫

矣誠不如此則行日壞而榮日滅矣夫士修之於家而壞之於天

子之廷臣竊愍之陛下與眾臣宴游與大臣方正朝廷論議夫游

不失樂朝不失禮議不失計軌事之大者也師古曰軌謂法度也其後文帝除

鑄錢令山復上書諫曰為變先帝法非是又訟淮南王無大罪宜

急令反國又言柴唐子為不善足曰戒鄧展曰淮南傳棘蒲侯柴武太子柴奇與士伍開章謀反章下詔

責師古曰曰其所上之章今有司詰問對曰為錢者亾用器也而可曰易富貴富貴者人

主之操柄也師古曰操持也音干高反令民為之是與人主共操柄不可長也師古曰長謂諸

養也言此事宜速禁絕不可畜養其言多激切善指事意然終不加罰所曰廣諫爭之

路也其後復禁鑄錢云

鄒陽齊人也漢興諸侯王皆自治民聘賢吳王濞招致四方游士

陽與吳嚴忌枚乘等俱仕吳皆曰文辯著名久之吳王曰太子事



怨望稱疾不朝陰有邪謀陽奏書諫為其事尚隱惡指斥言故先

引秦為諭因道胡越秦趙淮南之難然後迺致其意其辭曰臣聞

秦倚曲臺之宮應劭曰始皇帝所治處也懸衡天下服虔曰關西為衡應劭曰衡平也如治曰衡猶

稱之權也言其懸法度於其上師古曰倚倚也音於懸衡天下服虔曰關西為衡應劭曰衡平也如治曰衡猶

論平法也下又言陳勝連從兵之據則是說從橫之事耳服虔是也

胡越師古曰畫地不犯者法制之行也至其晚節末路張耳陳勝連從兵之據師古曰從音子容反

叩函谷咸陽遂危師古曰叩擊也何則列郡不相親萬室不相救也今胡數

涉北河之外上覆飛鳥下不見伏菟蘇林曰言胡來人馬之盛揚塵上覆飛鳥下不見伏菟也一曰覆盡也言上射飛鳥下盡

粟流輸千里不絕何則彊趙責於河間應劭曰趙幽王為呂后所幽死文帝立其長子遂為趙王取趙之河間立遂弟

辟彊為河間王至子哀王無嗣國除遂復還得河間

六齊望於惠后孟康曰高后割齊濟南郡為呂王合奉邑又割琅邪郡封營陵侯劉澤為琅邪王文帝乃

立悼惠王六子為王言六齊不保今日之恩而追怨惠帝與呂后也一說惠帝

二年悼惠王入朝呂后欲鴆殺之獻城陽郡尊魯元公主得免六子呂此怨之

城陽顧於盧

博孟康曰城陽王喜也喜父章與弟與居討諸呂有功本當盡呂趙地王章架地王與居文帝

博問其欲立齊王更自一郡王之章失職咸餘與居誅死盧博濟北王治處喜顧念而惡也

三



淮南之心思墳墓張晏曰淮南厲王三子為三王念其父見遷殺思慕大王不憂臣

恐救兵之不專孟康曰不專救漢也如淳曰皆自私自怨宿忿不能為吳也若吳舉兵反天子來討謂四國但有意不敢相救也師古曰二說皆非也言諸國各行私

怨欲申其志不肯專為吳非不敢相救也胡馬遂進窺於邯鄲越水長沙還舟青陽張晏曰青陽地名還舟聚舟船

也言胡為趙難越為吳難不可恃也雖使梁并淮陽之兵下淮東越廣陵呂遏越人之糧

漢亦折西河而下北守漳水呂輔大國胡亦益進越亦益深此臣

之所為大王患也應劭曰時趙王邃北連匈奴吳王濞素事三越故鄒陽微言胡越亦自受敵救兵之不專也胡馬故曰進越水故曰深蘇林曰折截也陽知吳

王陰連結齊趙淮南胡越欲諫不敢指斥言故陳胡越之難齊趙之怨微言梁并淮陽絕越人之糧漢折西河呂輔大國呂破難其計欲隱其辭故謬言胡益進越益深為大王患之呂錯亂其語

若吳為憂助漢者也自此呂下乃致其意焉師古曰蘇說是臣聞交龍襄首奮翼則浮雲出流霧雨咸集

師古曰襄舉也聖王底節修德則游談之士歸義思名師古曰底屬也音指今臣盡智畢

議易精極慮如淳曰極慮也則無國不可奸師古曰奸音干飾固陋之心則何

王之門不可復長師古曰長音長臣所呂歷數王之朝背淮千里而自致

者非惡臣國而樂吳民也竊高下風之行尤說大王之義師古曰言在下風側



說不聽惶恐乃陽狂為巫天下既定後信曰罪廢為淮陰侯謀反

被誅臨死歎曰悔不用蒯通之言死於女子之手高帝曰是齊辯

士蒯通迺詔齊召蒯通通至上欲亨之曰若教韓信反何也師古曰若汝也

通曰狗各吠非其主當彼時臣獨知齊王韓信非知陛下也且秦

失其鹿張晏曰呂鹿喻帝位天下其逐之高材者先得天下匈匈爭欲為陛下

所為顧力不能師古曰顧念也可殫誅邪師古曰殫盡也上迺赦之至齊悼惠王時曹

參為相禮下賢人請通為客初齊王田榮怨項羽謀舉兵畔之劫

齊士不與者死師古曰劫而取之不從則殺也齊處士東郭先生梁石君在劫中強從

及田榮敗二人醜之師古曰自恥從亂曰為醜惡也相與入深山隱居客謂通曰先生

之於曹相國拾遺舉過顯賢進能齊國莫若先生者先生曰葉占

君東郭先生世俗所不及何不進之於相國乎通曰諾臣以書函

與里之諸母相善也里婦夜入肉姑曰為盜逐之婦

所善諸母語曰事而謝之師古曰謝謂告辭也里母曰女安行師古曰安徐也我今令而

家追女矣師古曰而亦汝即束緼請火於亾肉家師古曰緼亂麻音於紛反曰昨暮夜犬得肉

爭鬪相殺請火治之師古曰治謂燬治死犬燬音似廉反亾肉家遽追呼其婦師古曰遽連也故里

母非談說之士也束緼乞火非還婦之道也然物有相感事有適

可臣請乞火於曹相國廼見相國曰婦人有夫死三日而嫁者有

幽居守寡不出門者足下即欲求婦何取曰取不嫁者通曰然則

求臣亦猶是也彼東郭先生梁石君齊之俊士也隱居不嫁未嘗

卑節下意旨求仕也願足下使人禮之曹相國曰敬受命皆旨為

上賓通論戰國時說士權變亦自序其說凡八十一首號曰雋永

師古曰雋音字充反雋肥肉也承長也言其所論甘美而義深長也初通善齊人安其生安其生嘗于項羽

不能用其策而項羽欲封此兩人兩人卒不肯受

伍被楚人也師古曰被音皮義反或言其先伍子胥後也被呂材能稱為淮南



中郎是時淮南王安好術學折節下士招致英雋已百數被為寇

首師古曰最居其上也久之淮南王陰有邪謀被數微諫師古曰私諫之後王坐東宮召

被欲與計事呼之曰將軍上被曰王安得亾國之言乎昔子胥諫

吳王吳王不用迺曰臣今見麋鹿游姑蘇之臺也張晏曰吳臺名也師古曰吳地記云因山為臺

西南去國三十五里今臣亦將見宮中生荆棘露霑衣也於是王怒繫被父母

囚之三月王復召被曰將軍許寡人乎被曰不臣將為大王畫計

耳臣聞聰者聽於無聲明者見於未形師古曰言智慮通達事未形兆皆預見之故聖人萬舉

而萬全文王壹動而功顯萬世列為三王所謂因天心召動作者

也王曰方今漢庭治乎亂乎被曰天下治王不說師古曰說讀曰悅曰公何

言言治也被對曰被竊觀朝廷君臣父子夫婦長幼之序皆得其

理上之舉錯遵古之道師古曰錯音千故反風俗紀綱未有所缺重裝富賈周

流天下道無不通交易之道行南越賓服羌獫貢獻東甌入朝師古



曰曠西南夷也音蒲北反廣長榆如淳曰曠謂斥大之也長榆塞名王恢所謂樹榆云塞者也師也或謂之榆中開朔

方匈奴折傷雖未及古太平時然猶為治王怒被謝死罪王又曰

山東即有變漢必使大將軍將而制山東公已為大將軍何如人

也被曰臣所善黃義從大將軍擊匈奴言大將軍遇士大夫已禮

與士卒有恩眾皆樂為用騎上下山如飛材力絕人如此數將習

兵未易當也及謁者曹梁使長安來言大將軍號令明當敵勇常

為士卒先須士卒休乃舍穿井得水迺敢飲軍罷士卒已踰河迺

度皇太后所賜金錢盡已賞賜雖古名將不過也王曰夫蓼太子

服虔曰淮南太子也文穎曰食菜於此或言外家姓也師古曰蓼自地名而王之太子豈曰食地為號文言外家姓近為得之亦猶漢之栗太子也知略不世出非

常人也已為漢廷公卿列侯皆如沐猴而冠耳被曰獨先刺大將

軍迺可舉事王復問被曰公已為吳舉兵非邪被曰非也夫吳王

賜號為劉氏祭酒應劭曰禮飲酒必祭示有先也故稱祭酒尊之也如受几杖而不

濟曰祭祠時唯尊長者已酒沃爵師古曰如說是也



朝王四郡之眾地方數千里采山銅呂為錢煮海水呂為鹽伐江

陵之木呂為船國富民眾行珍寶賂諸侯與七國合從舉兵而西

破大梁敗狐父師古曰在梁陽之間也父音甫奔走而還為越所禽死於丹徒師古曰即今潤州丹徒縣

頭足異處身滅祀絕為天下戮師古曰天下之人皆共戮之一曰天下之大戮也夫呂吳眾不

能成功者何也誠逆天違眾而不見時也王曰男子之所死者一

言耳張晏曰不成即死一言耳臣瓚曰或有一言云呂死報也師古曰二說死並非也言男子感氣相許一言不顧其死或曰一言之恨不顧危亡言此致死也且吳何

知反漢將一日過成臯者四十餘人師古曰言不知塞成臯口而令漢將得出之是不知反計也今我令

緩先要成臯之口韋昭曰淮南臣名也師古曰緩音名也不言其姓今流俗書本於緩上安如樓字非也周被下潁川兵塞

轅轅伊闕之道陳定發南陽兵守武關河南太守獨有雒陽耳師古曰如

何足憂然此北尚有臨晉關河東上黨與河內趙

人言絕成臯之道天下不通

據三川之險招天下之兵公呂為何如被曰臣見其禍未見其福

此計則漢河南郡唯有雒陽在耳餘皆不屬

如澹曰言此北尚險阻其谿谷可得通行者有數處

師古曰



也後漢逮淮南王孫建繫治之王恐陰事泄謂被曰事至吾欲遂

發天下勞苦有間矣如滄曰言天下勞苦人心有間隙易動亂師古曰此說非也有間猶言中間已有也故謂此者乃為間也諸侯頗有

失行皆自疑我舉兵西鄉必有應者師古曰鄉讀白嚮無應即還略衡山勢

不得不發被曰略衡山已擊盧江有尋陽之船守下雉之城孟康曰下雉江

夏縣名師古曰雉音羊氏反結九江之浦絕豫章之口彊弩臨江而守已禁南郡之

下東保會稽南通勁越屈強江淮閒師古曰屈音具勿反可已延歲月之壽耳

未見其福也王曰左吳趙賢朱驕如皆已為什八九成師古曰吳說其驕如王之三臣也

公獨已為無福何被曰大王之羣臣近幸素能使眾者皆前繫詔

獄餘無可用者王曰陳勝吳廣無立錐之地百人之聚起于大澤

奮臂大呼天下嚮應師古曰呼音火故反嚮讀曰響西至於戲而兵百二十萬今吾國

雖小勝兵可得二十萬公何已言有禍無福被曰臣不敢避子胥

之誅願大王無為吳王之聽往者秦為無道殘賊天下殺術士燔



詩書滅聖跡棄禮義任刑法轉海瀕之粟致于西河

師古曰海瀕也海瀕謂緣海漕之地瀕音

音義當是之時男子疾耕不足於糧餽

師古曰餽亦饋字也

女子紡績不足於葢

形遣蒙恬築長城東西數千里暴兵露師常數十萬死者不可勝

數僵尸滿野流血千里於是百姓力屈

師古曰屈盡也音其勿反

欲為亂者十室而

五又使徐福入海求仙藥多齋珍寶童男女三千人五種百工而

行

師古曰五種五數之種也

徐福得平原大澤止王不來於是百姓悲痛愁思欲為

亂者十室而六又使尉佗踰五嶺攻百越

師古曰五嶺解在張耳傳

尉佗知中國勞

極止王南越

師古曰南越傳云南海尉任德謂趙佗曰聞陳勝等作亂蒙桀秦相立即被佗書行南海尉事雖死後佗始自為王今此乃言尉佗先王陳勝乃反此蓋伍

被一時對解不究其實也

行者不還往者莫返於是百姓離心瓦解欲為亂者十室

而七興萬乘之駕作阿房之宮收太半之賦發閭左之戍

師古曰閭左解在食貨志

父不寧子兄不安弟

師古曰言不能相保

政苛刑慘民皆引領而望傾耳而聽

悲號仰天叩心怨上

師古曰叩擊也

欲為亂者十室而八客謂高皇帝曰時



可矣高帝曰待之聖人當起東南間不一歲陳吳大呼

師古曰中間不一歲也呼音

火故反劉項並和天下嚮應師古曰和音胡計反嚮音日響所謂蹈瑕燬因秦之亡時而動

百姓願之若枯旱之望雨故起於行陳之中呂成帝王之功今大

王見高祖得天下之易也獨不觀近世之吳楚乎當今陛下臨制

天下壹齊海內汜愛蒸庶師古曰汜音普也蒸亦衆也汜音敷劍反布德施惠口雖未言聲疾

雷震令雖未出化馳如神心有所懷威動千里下之應上猶景嚮

也師古曰言如影之隨形響之應聲嚮讀曰響而大將軍材能非直章邯楊熊也王呂陳勝吳

廣論之被呂為過矣師古曰過誤也且大王之兵眾不能什分吳楚之一天

下安寧又萬倍於秦時願王用臣之計臣聞箕子過故國而悲作

麥秀之歌張晏曰箕子將朝周過殷故都見麥及禾黍心悲乃作歌曰麥秀之蹊嘶兮黍苗之繩繩兮彼狡童兮不與我好兮狡童謂紂也痛紂之不

用王子比干之言也故孟子曰紂貴為天子死曾不如匹夫是紂

先自絕久矣非死之日天去之也今臣亦竊悲大王棄千乘之君



將賜絕命之書為羣臣先師古曰在羣臣先死身死于東宮也如滄曰王時所居也被因流涕

而起後王復召問被苟如公言不可師古曰徵幸邪幸非望之福也被曰必

不得已被有愚計王曰奈何被曰當今諸侯無異心百姓無怨氣

朔方之郡土地廣美民徙者不足師古曰謂遷赦免罪者呂實其地可為丞相御史請書

上者皆徙其家屬朔方之郡師古曰呂赦令除益發甲卒急其會日師古曰徒

又偽為左右都司空上林中都官詔獄書晉灼曰百官表宗正有左右都司空上林有水司空皆主

逮諸侯太子及幸臣師古曰黨追對獄如此則民怨諸侯懼即使

辯士隨而說之師古曰黨讀曰儻王曰此可也雖然吾呂不至

若此專發而已師古曰言不須為此詐直自發兵而已後事發覺被詣吏自告與淮南王謀

反縱跡如此天子曰伍被雅辭多引漢美欲勿誅張湯進曰被首

為王畫反計罪無赦遂誅被

為王畫反計罪無赦遂誅被

其期

囚徒官也師古曰中都官京師諸官府

師古曰徵幸邪幸非望之福也

師古曰徵幸邪幸非望之福也

師古曰徵幸邪幸非望之福也

師古曰徵幸邪幸非望之福也

師古曰徵幸邪幸非望之福也

師古曰徵幸邪幸非望之福也



江充字次倩趙國邯鄲人也師古曰倩音千見反充本名齊有女弟善鼓琴歌

舞嫁之趙太子丹齊得幸於敬肅王為上客久之太子疑齊已

陰私告王與齊忤師古曰音相乖使吏逐捕齊不得收繫其父兄按驗皆弃

市齊遂絕迹亾西人關更名充詣闕告太子丹與同產姊及王後

宮姦亂交通郡國豪猾攻剽為姦師古曰剽劫也音頻妙反吏不能禁書奏天子怒

遣使者詔郡發吏卒圍趙王宮收捕太子丹移繫魏郡詔獄與廷

尉雜治法至死趙王彭祖帝異母兄也上書訟太子臯言充逋逃

小臣苟為姦譌激怒聖朝師古曰譌古訛字也欲取必於萬乘已復私怨師古曰取必謂取必謂

必取勝也復報也音扶曰反後雖亨醢計猶不悔臣願選從趙國勇敢士師古曰選取勇敢之士已自隨

從軍擊匈奴極盡死力已贖丹罪上不許竟敗趙太子張晏曰雖遇赦終見廢也初

充召見犬臺宮音灼曰黃圖上林有犬臺宮外有走狗觀也師古曰今書本犬臺有作太臺字者誤也漢無太臺宮也自請願已所常

被服冠見上師古曰被音皮義反上許之充衣紗縠禪衣師古曰紗縠紡絲而織之也輕者為紗縠者為縠禪衣制若今



之朝服中禪也漢官儀曰武賈中郎將曲裾後垂交輸張晏曰曲裾者如婦人衣也如清

衣紗縠禪衣禪音單字從衣次下亦同垂之兩旁見於後是禮深衣續衽鉤邊賈逵謂之衣圭蘇林曰交輸如冠禪纏步搖冠飛

今新婦袍上挂全幅縮角割名曰交輸裁也師古曰如蘇一說皆是也翻之纓服虔曰冠禪纓故行步則搖曰鳥羽作纓也蘇林曰析翠鳥羽曰作纓也臣瓚曰飛翻

音戈充招反為八魁岸容貌甚壯師古曰魁大也岸者有廉稜如崖岸之形帝望見而異之謂左右

曰燕趙固多奇士既至前問曰當世政事上說之充因自請願使

為謁者使匈奴還拜為直指繡衣使者督三輔盜賊禁察踰侈貴

戚近臣多奢僭充皆舉劾奏請沒入車馬令身待北軍擊匈奴文

曰今皆戚身待於北軍也奏可充即移書光祿勳中黃門建名近臣侍中諸當詣北

軍者移劾門衛禁止無令得出入宮殿於是貴戚子弟惶恐皆見

上叩頭求哀願得入錢贖罪上許之令各曰秩次輸錢北軍凡數

千萬上曰充忠直奉法不阿所言中意師古曰中當也充出逢館陶長公主



行馳道中

師古曰武帝之姑即陳皇后母也

充呵問之公主曰有太后詔充曰獨公主

得行車騎皆不得

師古曰從公主之車騎也

盡劾没入官

如淳曰令乙騎乘車馬行馳道中已論者役人車馬被具

後充

從上甘泉

師古曰甘泉在北山故言上也他皆類此

逢太子家使

師古曰太子遣人之甘泉請問者也使音山吏反

乘車馬行

馳道中充弓屬吏

師古曰屬音之欲反

太子聞之使人謝充曰非愛車馬誠不欲令上聞之弓教敕亾素者

上曰人臣當如是矣大見信用威震京師遷為水衡都尉宗族知

師古曰言素不教敕左右

唯江君寬之充不聽遂白奏

友多得其力者久之坐法免會陽陵朱安世告丞相公孫賀子太

僕敬聲為巫蠱事連及陽石諸邑公主賀父子皆坐誅語在賀傳

後上幸甘泉疾病充見上年老恐晏駕後為太子所誅因是為姦

奏言上疾崇在巫蠱

師古曰崇謂禱告之微也音息遂反故其字從出從示示者鬼神所示示人也

於是上召充為使

者治巫蠱充將胡巫掘地求偶人

張晏曰胡者言不與華同故充任使之

捕蠱及夜祠視鬼

染汗令有處

張晏曰充捕巫蠱及夜祭祠視鬼詐者令胡巫視鬼詐言酒醴地令有處也師古曰捕夜祠及視鬼之人而充遣巫汗染地上為祠祭之處言誣其人也

輒



收捕驗治燒鐵鉗灼強服之

師古曰曰燒鐵或鉗之或灼之鉗鐵也灼笑也鉗音其炎反

民轉相誣呂坐

盡吏輒劾呂大逆亾道坐而死者前後數萬人是時上春秋高疑

左右皆為蠱祝詛有與亾莫敢訟其寃者充既知上意因言宮中

有蠱氣先治後宮希幸夫人呂次及皇后遂掘蠱於太子宮得桐

木人

師古曰三輔舊事云充使胡坐作而種之

太子懼不能自明收充自臨斬之罵曰趙虜前

亂乃國王父子不足邪

師古曰乃汝也

迺復亂吾父子也太子繇是遂敗

師古曰繇

讀與由同語在戾園傳

師古曰即武五子傳也其中敘展太子後加謚置園邑故云戾園

後武帝知充有詐夷充三

族

息夫躬字子微河內河陽人也少為博士弟子受春秋通覽記書

師古曰傳記及諸家之書

容貌壯麗為眾所異哀帝初即位皇后父特進孔鄉侯傅

晏與躬同郡相友善躬繇是為援交游日廣

師古曰繇讀與由同

先是長安

孫寵亦曰游說顯名免汝南太守

師古曰為太守免而歸也

與躬相結俱上書召待

詔是時哀帝被疾始卽位而人有告中山孝王太后祝詛上太后

及弟宜鄉侯馮參皆自殺其罪不明是後無鹽危山有石自立開

道服虔曰山開自成道也張晏曰從石立之下道徑自通也躬與寵謀曰上亾繼嗣體久不平關東諸侯

心爭陰謀今無鹽有大石自立聞邪臣託往事曰為大山石立而

先帝龍興師古曰言邪人有此私議東平王雲曰故與其后日夜祠祭祀詛上欲求

非望師古曰言求帝位也而后舅伍宏反因方術曰醫技得幸出入禁門霍顯

之謀將行於杯杓師古曰杓所曰扞挹也字與勺同音上灼反荆軻之變必起於帷幄事勢若

此告之必成發國姦誅主讎取封侯之計也躬寵廼與中郎右師

譚張晏曰石師姓譚名也共因中常侍宋弘上變事告焉上惡之下有司案驗東

平王雲雲后謁及伍宏等皆坐誅師古曰謁者后之宮也上擢寵為南陽太守譚

穎川都尉弘躬皆光祿大夫左曹給事中是時侍中董賢愛幸上

欲侯之遂下詔云躬寵因賢言聞封賢為高安侯寵為方陽侯躬



為宜陵侯食邑各千戶賜譚爵關內侯食邑丞相王嘉內疑東平

獄事

師古曰疑不實也

爭不欲侯賢等語在嘉傳嘉固言董賢泰盛寵躬皆

傾覆有佞邪材恐必撓亂國家

師古曰撓撓也撓音呼高反

不可任用嘉曰此得罪

矣躬既親近數進見言事論議公所避眾畏其口見之灰目

師古曰灰目

也躬上疏歷詆公卿大臣

師古曰詆謂毀也

曰方今丞相王嘉健而蓄縮

不可用

師古曰蓄縮謂委於事也

御史大夫賈延幢弱不任職左將軍公孫祿司隸

鮑宣皆外有直項之名內實駮不曉政事

師古曰駮愚也音五駮反

諸曹已下僕

不足數

師古曰僕遊凡短之貌也僕音步木反遊古速字

卒有彊弩圍城長戟指闕

師古曰卒讀曰猝

陛下誰

與備之如使狂夫噉諄於東崖

師古曰東崖謂東海之邊也噉古叫字諄音火故反

匈奴飲馬於渭

水邊竟雷動四野風起

師古曰竟讀曰境

京師雖有武彊精兵未有能窺左

足而先應者也

蘇林曰窺首跬師古曰跬半步也言一舉足也音口婢反

軍書交馳而輻湊羽檄重迹而

押至

文穎曰押音押習之押師古曰押至言相因而至也羽檄檄之插羽者也解在高紀

小夫悞臣之徒憤耗不知所為



師古曰憤心亂也匪曰開也  
橫音工內反匪音真報反

其有犬馬之決者仰藥而伏刃

師古曰仰藥  
仰首而飲藥

雖加

夷滅之誅何益禍敗之至哉躬又言秦開鄭國渠曰富國彊兵今

為京師土地肥饒可度地執水泉廣溉灌之利

師古曰度  
音徒各反

天子使躬

持節領護三輔都水躬立表欲穿長安城引渭注太倉下曰省轉

輸議不可成廼止董賢貴幸曰盛丁傳害其寵孔鄉侯晏與躬謀

欲求居位輔政會單于當來朝遣使言病願朝明年躬因是而上

奏曰為單于當曰十一月入塞後曰病為解

師古曰自  
解說云病

疑有他變烏

孫兩昆彌弱卑爰寔強盛

蘇林曰寔音款噓之噓音灼曰音詩載寔其尾之寔師古  
曰言字言之晉音是音竹二反而匈奴傳服虔乃音獻捷

之捷既已失之末伏學音又改寔

字為寔曰應服氏之音尤離寔矣

居彊燠之地

臣瓚曰是其  
國所都地名

擁十萬之眾東結單

于遣子往侍如因素彊之威循烏孫就屠之迹

孟康曰烏  
孫先王也

舉兵南伐

并烏孫之執也烏孫并則匈奴盛而西域危矣可令降胡詐為卑

爰寔使者來上書曰所曰遣子侍單于者非親信之也實畏之耳



唯天子哀

師古曰謂

告單于歸臣侍子願助戊己校尉保惡都奴之

界因下其章諸將軍令匈奴客聞焉則是所謂上兵伐謀

服虔曰謀者舉兵伐

解之也師古曰此說非也言知敵有謀者則已

事而應之沮其所為不用兵革所已為貴耳

其次伐交者也

師古曰知敵有外交連結相

書奏上引見躬召公卿將軍大議左將軍公孫祿曰為中國常

威信懷伏夷狄躬欲逆詐造不信之謀不可許且匈奴賴先帝之

德保塞稱蕃今單于已疾病不任奉朝賀遣使自陳不失臣子之

禮臣祿自保沒身不見匈奴為邊竟憂也

師古曰竟讀曰境

躬倚祿曰

師古曰倚從後

引之也謂引歸其言也音居綺反

臣為國家計幾先謀將然

張晏曰幾音冀師古曰先謀將然者謂彼欲有其事則為謀策言懷之

豫

圖未形

師古曰圖謀也未有形兆而謀之

為萬世慮而左將軍公孫祿欲已其犬馬齒

保目所見臣與祿異議未可同日語也上曰善乃罷羣臣獨與躬

議因建言往年熒惑守心太白高而芒光又角星萌於河鼓

師古曰與

同其法為有兵亂是後訛言行詔籌經歷郡國天下騷動恐必有



非常之變可遣大將軍行邊兵敕武備師古曰敕整也斬一郡守師古曰更反居立

威震四夷因曰厭應變異師古曰厭音涉反上然之曰問丞相丞相嘉對曰

臣聞動民曰行不曰言應天曰實不曰文下民微細猶不可詐況

於上天神明而可欺哉天之見異所曰敕戒人君師古曰見謂顯示也欲令覺

悟反正推誠行善民心說而天意得矣師古曰說讀曰悅辯士見一端或妄

曰意傅著星歷師古曰傅讀曰附著音治略反虛造匈奴烏孫西羌之難謀動干戈設

為權變非應天之道也守相有臯師古曰之往也言搖動守諸侯相車馳詣闕交臂就死恐

懼如此而談說者云動安之危師古曰之往也言搖動安全之計往就危殆也辯口快耳師古曰苟快聽者之耳調諛

其實未可從夫議政者苦其調諛傾險辯慧深刻也師古曰謂古諂字調諛

則主惠毀傾險則下怨恨辯慧則破正道深刻則傷恩惠昔秦繆

公不從百里奚蹇叔之言師古曰繆讀曰穆曰敗其師師古曰謂敗於彼悔過自責疾誑

誤之臣思黃髮之言師古曰語在秦書名垂於後世唯陛下觀覽古戒反覆



參考無已先入之語為主師古曰先入謂躬先上不聽遂下詔曰聞者灾

變不息盜賊眾多兵革之徵或頗著見師古曰謂之象未聞將軍惻然深已

為意簡練戎士繕修干戈師古曰繕補也器用監惡師古曰監不堅牢也孰當督之

師古曰督視察也天下雖安忘戰必危將軍與中二千石舉明習兵法有大

慮者各一人將軍二人詣公車師古曰堪為將軍者凡舉二人就拜孔鄉侯傅晏為大

司馬衛將軍陽安侯丁明又為大司馬票騎將軍是日日有食之

董賢因此沮躬晏之策後數日收晏衛將軍印綬而丞相御史奏

躬舉過上繇是惡躬等師古曰繇讀與由同下詔曰南陽太守方陽侯寵素亾

廉聲有酷惡之資毒流百姓左曹光祿大夫宜陵侯躬虛造詐

之策師古曰謾詐辭也音虛遠反欲已誑誤朝廷皆交遊貴戚趨權門為名其免躬

寵官遣就國躬歸國未有第宅寄居丘亭張晏曰丘亭野亭名師古曰此說非也丘空也姦人呂

為侯家富常夜守之師古曰謂欲姦之伺其便躬邑人河內掾賈惠往過躬教呂祝

盜方曰桑東南指枝爲匕

師古曰桑東南出之枝

畫北斗七星其上躬夜自披髮

立中庭向北斗

師古曰被音皮義反

持匕招指祝盜

師古曰或招或指所召求福排禍也

人有上書言躬

懷怨恨非笑朝廷所進候星宿視天子吉凶與巫同祝詛上遣侍

御史廷尉監逮躬繫維陽詔獄欲掠問躬仰天大諱

師古曰諱古呼字音火故反

因

僵仆吏就問云咽已絕

師古曰咽喉嚨音一千反

血從鼻耳出食頃死黨友謀議相

連下獄百餘人

師古曰親黨及朋友

躬母聖坐祠竈祝詛上大逆不道聖弃市

妻充漢與家屬徙合浦躬同族親屬素所厚者皆免廢錮

師古曰終身不得仕

哀帝崩有司奏方陽侯寵及右師譚等皆造作姦謀罪及王者骨

肉雖蒙赦令不宜處爵位在中土皆免寵等徙合浦郡初躬待詔

數危言高論自恐遭害著絕命辭曰

玄雲泱鬱將安歸兮

師古曰泱鬱盛貌泱音鳥則反

鷹隼橫厲鸞俳佻兮

師古曰鷹疾飛也鸞神鳥也赤鸞之

精赤色五采雞形鳴中五音俳佻謂不得其所也

矰若浮姦動則機兮

師古曰矰弋射矢也姦疾風也言矰弋張設其疾若風動則機發姦音必逆反



藁棘撻撻曷可棲兮師古曰撻藁藁盛貌音仕巾反發忠忘身自繞罔兮冤頸折翼庸

得往兮應劭曰雖冤頸折翼庸得不往也張晏曰陷於涕泣流兮崔蘭張晏曰崔蘭草名也蔓延於地

有所依憑則起躬怨哀帝不用己為大臣言置治也心結骨兮傷肝師古曰結骨骨也虹

蜺曜兮日微張晏曰虹蜺邪陰之氣而有照曜也孽杳冥兮未開如淳曰虹蜺覆日

音牛列反痛入天兮嗚諱冤際絕兮誰語張晏曰躬自已被讒枉而與君絕也

無所告語也諱音火仰天光兮自列招上帝兮我察張晏曰上帝天也招呼也秋

風為我唵浮雲為我陰師古曰唵古吟字嗟若是兮欲何留師古曰言變故如撫神

龍兮搯其須師古曰搯與攀同謂執持之游曠迴兮反亾期師古曰言一死不可復生雄失據兮世我

思師古曰雄謂君上也據謂尊位也言上失所據乃思我耳後數年乃死如其文

贊曰仲尼惡利口之覆邦家應劭曰事見論語崩通一說而喪三儻應劭曰亨禱食其敗田橫

驕謹其得不亨者幸也伍被安於危國身為謀主忠不終而詐讎師古曰詐為王畫策而臨見納也師古曰讎讀曰售謂被

初忠於漢而不能終為王畫詳偽之策而見納用也誅夷不亦宜乎書放四罪師古曰謂



流其工放驪樊竇三詩歌青蠅師古曰小雅青蠅之詩也其首章曰營營青蠅止於樊懔懔苗穰也非見虞書詩歌青蠅君子無信讒言蓋蠅之為蟲嬰汗白黑曰喻佞人變亂善惡

**春秋** 呂來禍敗多矣昔子翬謀桓而魯隱危應劭曰公子翬謂隱公曰吾將為其少故今將殺之矣

**樂書** 構郤而晉厲弑應劭曰樂書使楚公子後語厲公曰驪陵

**豎牛** 奔仲叔孫卒張晏曰牛叔孫穆子之孽子也仲正妻子也牛

**伯毀** 季昭公逐張晏曰伯毀季平子於昭

**宰嚭** 譖胥夫差喪應劭曰吳將伐齊子胥諫之宰嚭

**李園** 進妹春申斃張晏曰李園春申君之舍人也進其

**上官** 訴屈懷王執張晏曰屈平忠而有謀為上官子蘭所讒見放

**趙高** 敗斯二世縊張晏曰趙高讒殺李斯而代其位乃使其婿閻

**伊戾** 坎盟宋李奇曰伊戾為太子傅無寵欲敗太子言與楚密盟謀宋

**江充** 造蠱太子殺息師古曰

**夫作** 姦東平誅皆自小覆大繇疎陷親可不懼哉可不懼哉師古曰



福反繇  
與由同

蒯伍江息夫傳第十五

終

金陵書局  
汲古閣本

漢書四十五



萬石衛直周張傳第十六

漢書四十六

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萬石君石奮其父趙人也趙亾徙溫師古曰溫河內之縣高祖東擊項籍過河

內時奮年十五為小吏侍高祖高祖與語愛其恭敬問曰若何有

乎曰願盡力於是高祖召其姊為美人曰奮為中涓受書謁師古曰中涓官

美人故也奮積功勞孝文時官至太中大夫無文學恭謹舉無與

比張晏曰舉朝無比也師古曰舉皆也東陽侯張相如為太子太傅免選可為傅者皆推

奮為太子太傅及孝景即位曰奮為九卿迫近憚之張晏曰以其恭敬慶度故難之徙

奮為諸侯相奮長子建次甲次乙次慶師古曰史失其名故云甲乙耳非其名皆曰馴行孝

謹師古曰馴順也音巡官至二千石於是景帝曰石君及四子皆二千石人臣

名主居中而涓潔者也外有書謁令奮受之也涓音獨徙其家長安中戚里師古曰於上有姻戚者則皆居之故名其里為戚里曰姊為



尊寵迺舉集其門凡號奮為萬石君師古曰集合也凡最計也總合其一門之計五人為一千石故號萬石君孝景

季年萬石君已上大夫祿歸老于家已歲時為朝臣師古曰兼朝請過宮門

闕必下車趨見路馬必軾焉師古曰路馬天子路車之馬軾謂懸軾蓋為敬也子孫為小吏來歸

謁萬石君必朝服見之不名子孫有過失不誚讓為便坐師古曰便之處非正室也

對案不食然後諸子相責因長老肉袒固謝罪改之迺許子

孫勝冠者在側雖燕必冠申申如也師古曰申申整勅之貌僮僕訢訢如也晉灼曰許慎云

古欣字也師古曰晉說非也此訢讀與閭閻同謹敬之貌也音牛巾反唯謹師古曰唯百謹敬為先上時賜食於家必稽首俯

伏而食如在上前其執喪哀戚甚師古曰執喪猶言持喪服也禮記曰執親之喪子孫遵教亦如

之萬石君家已孝謹聞乎郡國雖齊魯諸儒質行皆自己為不及

也師古曰質重也建元二年郎中令王臧已文學獲罪皇太后張晏曰寶太后太后已

為儒者文多質少今萬石君家不言而躬行迺已長子建為郎中

令少子慶為內史建老白首萬石君尚無恙師古曰恙憂病每五日洗沐歸



謁親

文類曰郎官五日一下

入子舍

師古曰入諸子舍自其

竊問侍者

取親中

幫廁

踰身

自澣洒

服虔曰親身之衣也蘇林曰踰音投

復與侍者

不敢令

萬石君知之

見如不能言者

上言是親而禮之

萬石君徙居陵里

請罪不許舉宗及兄

建肉袒萬石君讓曰

內史慶

醉歸入外門不下車

萬石君聞之不食

慶恐肉袒謝

里中長老皆走匿

而內史坐車中自如

固當

迺謝

罷慶

哀思杖迺能行

歲餘建亦死

諸子孫咸孝然建最甚

甚於萬石君

建為郎中令奏事下

建讀之驚恐曰

書馬者與尾

而五

今迺四不足一獲

譴死矣其

陵邑中

師古曰廷見謂

當朝而見時

師古曰有可言

謂有事當奏諫

師古曰此深責之也言

內史貴人正固當余

師古曰建有所奏上而

被報下也下音胡亞反

師古曰馬字下曲者為尾并四點為四足凡五

師古曰建有所奏上而

被報下也下音胡亞反

師古曰建有所奏上而

被報下也下音胡亞反

師古曰建有所奏上而

被報下也下音胡亞反

師古曰建有所奏上而

被報下也下音胡亞反

師古曰建有所奏上而

被報下也下音胡亞反

師古曰建有所奏上而

被報下也下音胡亞反

師古曰建有所奏上而

被報下也下音胡亞反

師古曰建有所奏上而

被報下也下音胡亞反

師古曰建有所奏上而

被報下也下音胡亞反

師古曰建有所奏上而

被報下也下音胡亞反

師古曰建有所奏上而

被報下也下音胡亞反

師古曰建有所奏上而

被報下也下音胡亞反

師古曰建有所奏上而

被報下也下音胡亞反

師古曰建有所奏上而

被報下也下音胡亞反

師古曰建有所奏上而

被報下也下音胡亞反

師古曰建有所奏上而

被報下也下音胡亞反

師古曰建有所奏上而

被報下也下音胡亞反

師古曰建有所奏上而

被報下也下音胡亞反

師古曰建有所奏上而

被報下也下音胡亞反

師古曰建有所奏上而

被報下也下音胡亞反

師古曰建有所奏上而

被報下也下音胡亞反

師古曰建有所奏上而

被報下也下音胡亞反

師古曰建有所奏上而

被報下也下音胡亞反

師古曰建有所奏上而

被報下也下音胡亞反

師古曰建有所奏上而

被報下也下音胡亞反

師古曰建有所奏上而

被報下也下音胡亞反

師古曰建有所奏上而

被報下也下音胡亞反

師古曰建有所奏上而

被報下也下音胡亞反

師古曰建有所奏上而

被報下也下音胡亞反

師古曰建有所奏上而

被報下也下音胡亞反

師古曰建有所奏上而

被報下也下音胡亞反

師古曰建有所奏上而

被報下也下音胡亞反

師古曰建有所奏上而

被報下也下音胡亞反

師古曰建有所奏上而

被報下也下音胡亞反

師古曰建有所奏上而

被報下也下音胡亞反

為謹慎雖他皆如是慶為太僕御出師古曰為上御車而出上問車中幾馬慶曰

策數馬畢舉手曰六馬慶於兄弟最為簡易矣然猶如此出為齊

相齊國慕其家行不治而齊國大治師古曰不治言無所治罰為立石相祠元狩元

年上立太子選羣臣可傅者慶自沛守為太子太傅七歲遷御史

大夫元鼎五年丞相趙周坐酎金免制詔御史萬石君先帝尊之

子孫至孝其曰御史大夫慶為丞相封牧丘侯是時漢方南誅兩

越東擊朝鮮北逐匈奴西伐大宛中國多事天子巡狩海內修古

神祠封禪興禮樂公家用少桑弘羊等致利王溫舒之屬峻法兒

寬等推文學九卿更進用事師古曰更互也音工衡反事不關決於慶慶醇謹而已

師古曰醇專厚也音純在位九歲無能有所匡言嘗欲請治上近臣所忠九卿咸

宣服虔曰咸音減損之減師古曰治所忠及咸三人不能服反受其過贖罪元封四年關東流民

二百萬口無名數者四十萬師古曰名數若今戶籍公卿議欲請徙流民於邊



適之

師古曰適讀曰適

上曰為慶老謹不能與其議

師古曰與讀曰豫

乃賜丞相告歸而

案御史大夫曰下議為請者慶憲不任職上書曰臣幸得待罪丞

相疲驚無曰輔治城郭倉廩空虛民多流亾罪當伏斧質上不忍

致法願歸丞相侯印乞骸骨歸避賢者路上報曰聞者河水滔陸

晉灼曰滔漫也師古曰高平曰陸漫音莫干反

泛濫十餘郡隄防勤勞弗能墮塞

師古曰墮填也音困

朕甚憂

之是故巡方州

張晏曰四方之州也師古曰東方諸州

禮嵩嶽通八神曰合宣房

孟康曰八神郊祀志八神

也於宣房宮合祀之師古曰此說非也自言致禮中嶽通敬八神耳合宣房者於宣房塞決河也事見溝洫志

濟淮江歷山濱海

師古曰濱循海涯而行也

又音頻

問百年民所疾苦惟吏多私徵求無已

師古曰惟思也止也

去者便居者

擾故為流民法曰禁重賦

師古曰言百姓去其本土者則免於吏徵求在舊居者則見煩擾故朝廷特為流人設法又禁吏之重賦也一日去

者謂吏出使而侵擾居人曰自便也

乃者封泰山皇天嘉況神物竝見

師古曰況賜也見顯示也

朕方答氣

應未能承意

師古曰言自修整曰報瑞應恐未承順上天之意

是曰切比閭里知吏姦邪

師古曰比校考也音

反

委任有司然則官曠民愁盜賊公行

師古曰曠空也人不舉職是空其官

往年親明堂

赦殊死無禁錮咸自新與更始今流民愈多計文不改蘇林曰校戶口文書不改減也

如清曰郡上計文書自文節不改正也師古曰如說是君不繩責長吏而請呂興徙四十萬口搖蕩百

姓師古曰蕩動也孤兒幼年未滿十歲無罪而坐率服虔曰率生刑法也如清曰率家長也師古曰幼年無罪坐為父兄

所率而并從如說近之朕失望焉今君上書言倉庫城郭不充實民多貧盜賊衆

請入粟為庶人服虔曰慶自己居相位不能理請入粟贖己罪退為庶人天懷知民貧而請益賦師古曰懷此志

危之而辭位師古曰搖動百姓使其危急而自欲去位欲安歸難乎師古曰曰此危難之事欲歸之於何人君其反室

為見責甚深而終已反室者醜惡之辭也或勸慶宜引決師古曰慶令自殺

甚懼不知所出遂復起視事慶為丞相文深審謹無他大略後三

歲餘薨謚曰恬侯中子德慶愛之上呂德嗣後為太常坐法免國

除慶方為丞相時諸子孫為小吏至二千石者十三人及慶死後

稍曰罪去孝謹衰矣



衛綰代大陵人也。曰戲車為郎事文帝。服虔曰力士能扶戲車也。應劭曰能左右趨乘。師古曰二說皆非也。戲車若今

之弄車之技功次遷中郎將。醇謹無它。師古曰無他。餘志念也。孝景為太子時，召上左右

飲而綰稱病不行。張晏曰恐文帝謂豫有二心事太子。文帝且崩時，屬孝景曰：「綰長者善

遇之。」及景帝立，歲餘不孰。何綰？服虔曰不問也。李奇曰孰誰也。何呵也。師古曰何即問也。不誰何者猶言不借問耳。綰曰

「曰謹力。」師古曰自勉力為。謹慎日日益甚。景帝幸上林，詔中郎將參乘還而問曰：「君知

所曰得驂乘乎？」師古曰言何。曰得參乘。綰曰：「臣代戲車士，幸得功次遷待罪中郎

將，不知也。」上問曰：「吾為太子時，召君君不肯來，何也？」師古曰言言此特識之。對曰：

「死罪病上賜之劍，綰曰先帝賜臣劍，凡六不敢奉詔。上曰：「劍人之

所施，易獨至今乎？」如淳曰施讀曰移。言劍者人所好，故多數移。賈誼之也。師古曰施讀曰馳。馳延也。音弋鼓反。綰曰：「具在上，使

取六劍，劍常盛，未嘗服也。」師古曰盛謂在削室之中。也。盛音成。削音先。召反。郎官有譴常蒙其罪

者，師古曰蒙謂覆蔽之。不與它將爭有功，常讓它將。上曰：「為廉忠實，無它腸。」師古曰心腸之內無

他乃拜綰為河間王太傅。吳楚反，詔綰為將，將河間兵擊吳楚。有

功拜為中尉三歲呂軍功封綰為建陵侯明年上廢太子誅栗卿

之屬師古曰太子廢為臨江王故諫其外家親屬上呂綰為長者不忍乃賜綰告歸而使郅都

治捕栗氏既已上立膠東王為太子召綰拜為太子太傅遷為御

史大夫五歲代桃侯舍為丞相師古曰劉舍朝奏事如職所奏師古曰言尊職分而已然

自初宦呂至相終無可言師古曰不能有上呂為敦厚可相少主尊寵

之賞賜甚多為丞相三歲景帝崩武帝立建元中丞相呂景帝病

時諸官囚多坐不辜者而君不任職師古曰天子不親政則丞相當理之而綰不申其寃免之後薨

諡曰哀侯子信嗣坐耐金國除

直不疑南陽人也為郎事文帝其同舍有告歸誤持其同舍郎金

去已而同舍郎覺亡意不疑師古曰諡其盜取不疑謝有之師古曰告云實取買金償後

告歸者至而歸金亡金郎大慙呂此稱為長者稍遷至中大夫朝

廷見人或毀不疑師古曰當於闕廷大朝見之時而人毀之呂不疑狀貌甚美然特毋奈其善



盜嫂何也

師古曰盜謂私之

不疑問曰我乃無兄然終不自明也吳楚反時

不疑巨二千石將擊之景帝後元年拜為御史大夫天子修吳楚

時功封不疑為塞侯

師古曰塞首先代反

武帝即位與丞相綰俱巨過免不疑

學老子言其所臨為官如故唯恐人之知其為吏迹也不好立名

稱為長者薨諡曰信侯傳子至孫彭祖坐酎金國除

周仁其先任城人也巨鑿見

師古曰見於天子

景帝為太子時為舍人積功

遷至太中大夫景帝初立拜仁為郎中令仁為人陰重不泄

服虔曰質重不

泄人之陰謀也張晏曰陰重不泄下釋故溺袴是巨得此官者得入後宮也仁有子孫先未得此疾時所生也師古曰張服一說皆非也陰密也為性密重不泄人言也霍去病少言不泄亦其類也

常衣弊補衣溺袴期為不潔清

師古曰故為不潔謂之事而輒敗其衣服也溺謂曰尿尿袴者為小袴巨藉其尿

巨是

得幸入臥內於後宮祕戲仁常在旁終無所言

師古曰是不泄也

上時問人

師古曰問戶他人之善惡

仁曰上自察之然亦無所毀如此

師古曰雖知其惡不欲言毀之故云上自察之

景帝再

自幸其家家徙陽陵上所賜甚多然終常讓不敢受也諸侯羣臣

賂遺終無所受武帝立為先帝臣重之師古曰重謂敬難之仁乃病免呂二千

石祿歸老子孫咸至大官

張歐字叔孟康曰歐音舉高祖功臣安丘侯說少子也師古曰說讀曰悅歐孝文時呂

治刑名侍太子師古曰劉向別錄云申子學說曰刑名刑名者循名呂責實其尊君卑臣崇上抑下合於六經說者云刑名家名家也即太史公所論六家之二

也此非然其人長者景帝時尊重常為九卿至武帝元朔中代韓安國

為御史大夫歐為吏未嘗言按人劾呂誠長者處官師古曰劾與專同又音之亮反

屬呂為長者亦不敢大欺上具獄事有可卻卻之師古曰退之更平番之不可者

不得已為涕泣面而封之如高曰不正視若不見者也晉灼曰面對囚讀而封之使其聞見死而無恨也師古曰二說皆非也而謂借之也言

不忍視之與呂馬童而之同義其愛人如此老薦請免天子亦寵呂上大夫祿歸老子

家家陽陵子孫咸至大官

贊曰仲尼有言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訥遲也敏疾也其萬石

君建陵侯塞侯張叔之謂與師古曰與讀曰與是呂其教不肅而成不嚴而



治至石建之澣衣周仁爲垢汙君子譏之

萬石衛直周張傳第十六終

金陵書局  
汲古閣本

漢書四十六



文三王傳第十七

漢書四十七

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孝文皇帝四男竇皇后生孝景帝梁孝王武諸姬生代孝王參梁

懷王揖

師古曰不得其姓氏故曰諸姬言在諸姬之列者也解在高五王傳

梁孝王武呂孝文二年與太原王參梁王揖同日立武為代王四

年徙為淮陽王十二年徙梁自初王通歷已十一年矣師古曰總數其為王之年

王十四年入朝十七年十八年比年入朝師古曰比類也其明年乃

之國二十一年入朝二十二年文帝崩二十四年入朝二十五年

復入朝是時上未置太子與孝王宴飲從容言曰師古曰從音千容反千秋萬

歲後傳於王王辭謝雖知非至言然心內喜太后亦然其春吳楚

齊趙七國反先擊梁棘壁文穎曰地名殺數萬人梁王城守睢陽師古曰據睢陽城而自守

而使韓安國張羽等為將軍呂距吳楚吳楚呂梁為限不敢過而

西與太尉亞夫等相距三月吳楚破而梁所殺虜略與漢中分

曰梁所虜吳楚之捷略與漢同

明年漢立太子梁最親有功又為大國居天下膏腴地

北界秦山西至高陽

蘇林曰陳西北縣

四十餘城多大縣孝王太后少子愛

之賞賜不可勝道

師古曰道謂言

於是孝王築東苑方三百餘里廣睢陽城

七十里

師古曰更廣大之也晉太康地記云城方十三里梁孝王築之鼓倡節杵而後下和之者稱睢陽曲今踵巨為故今之築家睢陽曲是其遺音

大治宮室

為復道自宮連屬於平臺三十餘里

如淳曰平臺在大梁東北離宮所在也晉灼曰或說在城中東北角師古曰今其城

東二十里所有故臺基其處寬博土俗云平臺也復音方目反

得賜天子旌旗從千乘萬騎出稱警入言趕

師古曰警者戒肅也趕止行人也言出入者互文耳出亦有趕儀注皇帝輦動左右侍帷幄者稱警出殿則傳蹕止人清道也

擬於天子

師古曰擬比也音擬

招延

四方豪桀自山東游士莫不至齊人羊勝公孫詭鄒陽之屬

師古曰言皆游

公孫詭多奇邪計初見日王賜千金官至中尉號曰公孫將軍

多作兵弩弓數十萬而府庫金錢且百鉅萬

師古曰鉅萬百萬也且百萬者言凡百也

珠玉寶

器多於京師二十九年十月孝王入朝景帝使使持乘輿駟迎梁



王於關下

鄧展曰但持馴馬往也臣瓚曰稱乘輿則車馬皆往言四不駕六馬耳天子副車駕四馬師古曰輿即車也瓚說是

既朝上疏因留

吕太后故入則侍帝同輦出則同車遊獵上林中梁之侍中郎謁

師古曰著音竹略反

者著引藉出入天子殿門與漢宦官亾異十一月上廢栗

太子太后心欲吕梁王為嗣大臣及爰盎等有所關說於帝太后

師古曰不敢

議格服虔曰格音格關張晏曰止也蘇林曰音閻師古曰蘇音張說是孝王不敢復言太后吕嗣事師古曰不敢更吕此事言

於太后

事祕世莫知迺辭歸國其夏上立膠東王為太子梁王怨爰盎

及議臣迺與羊勝公孫詭之屬謀陰使人刺殺爰盎及他議臣十

餘人賊未得也於是天子意梁師古曰意疑也逐賊果梁使之遣使冠蓋相

望於道覆案梁事捕公孫詭羊勝皆匿王後宮使者責二千石急

梁相軒丘豹師古曰姓軒丘名豹

師古曰即韓安國

及內史安國

師古曰即韓安國

皆泣諫王王迺令勝詭皆

自殺出之上由此怨望於梁王師古曰望謂責而怨之梁王恐迺使韓安國因長

公主謝罪太后然後得釋上怒稍解因上書請朝既至關茅蘭說

王

服虔曰孝蘭孝主大夫也

使乘布車

張晏曰布車降服自比喪人也

從兩騎入匿於長公主園漢使迎

王王已入關車騎盡居外外不知王處太后泣曰帝殺吾子帝憂

恐於是梁王伏斧質之闕下謝罪然後太后帝皆大喜相與泣復

如故悉召王從官入關然帝益疎王不與同車輦矣三十五年冬

復入朝上疏欲留上弗許歸國意忽忽不樂北獵梁山有獻牛足

上出背上孝王惡之六月中病熱六日薨

張晏曰足當處下所曰輔身也今出背上象孝王背朝而干上也北者陰

也又在梁山明為樂也牛者丑之畜衝在六月北方數六故六月六日王薨也

孝王慈孝每聞太后病口不能食常欲

留長安侍太后太后亦愛之及聞孝王死實太后泣極哀不食曰

帝果殺吾子帝哀懼不知所為與長公主計之迺分梁為五國盡

立孝王男五人為王女五人皆令食湯沐邑奏之太后太后迺說

為帝壹餐

師古曰說讀曰悅餐古浪字

孝王未死時財曰鉅萬計不可勝數及死藏

府餘黃金尚四十餘萬斤他財物稱是



代孝王參初立為太原王四年代王武徙為淮陽王而參徙為代

王復并得太原都晉陽如故師古曰如文帝在代時五年一朝凡三朝十七年薨

子共王登嗣師古曰共讀曰恭二十九年薨子義嗣元鼎中漢廣關呂常山

為阻師古曰依山呂為關徙代王於清河是為剛王并前在代凡立四十年薨

子頃王湯嗣二十四年薨子年嗣地節中冀州刺史林奏年為太

子時與女弟則私通及年立為王後則懷年子其壻使勿舉師古曰不養也

則曰自來殺之壻怒曰為王生子自令王家養之則送兒頃太后

所師古曰頃王之后年之太后故曰頃太后相聞知禁止則令不得入宮師古曰相者王之相年使從季父

往來送迎則師古曰宗室諸從也連年不絕有司奏年淫亂年坐廢為庶人徙

房陵與湯沐邑百戶立三年國除元始二年新都侯王莽興滅繼

絕白太皇太后立年弟子如意為廣宗王奉代孝王後莽篡位國

絕

梁懷王揖文帝少子也好詩書帝愛之異於他子五年一朝凡再入朝因墮馬死立十年薨無子國除明年梁孝王武徙王梁梁孝王子五人為王太子買為梁共王師古曰共讀曰恭次子明為濟川王彭離為濟東王定為山陽王不識為濟陰王皆曰孝景中六年同日立梁共王買立十年薨子平王襄嗣濟川王明曰垣邑侯立七年坐射殺其中尉有司請誅武帝弗忍廢為庶人徙房陵國除濟東王彭離立二十九年彭離驕悍師古曰悍悍勇也昏莫私與其奴亾命少年數十人行剽師古曰剽劫也音頻妙反殺人取財物曰為好如音曰好是為好喜之事也師古曰好音呼到反所殺發覺者百餘人國皆知之莫敢夜行所殺者子上書告言有司請誅武帝弗忍廢為庶人徙上庸國除為大河郡山陽哀王定立九年薨亾子國除濟陰哀王不識立一年薨亾子國除孝王支子四王皆

絕於身

師古曰支子謂非正嫡也



梁平王襄母曰陳太后其王母曰李太后李太后親平王之太母

也師古曰大母祖母也恭王即李太后所生故云親祖母也而平王之后曰任后任后甚有寵於襄初孝

王有鬪尊應劭曰詩云酌彼金罍鬪雲雷之象曰金飾之也鄭氏曰上蓋刻為山雲雷之象師古曰鄭說是也鬪古雷字直千金戒後世

善寶之毋得旨與人師古曰寶謂愛守也任后聞而欲得之李太后曰先王有

命毋得旨尊與人他物雖百鉅萬猶自恣任后絕欲得之王襄直

使人開府取尊賜任后又王及母陳太后事李太后多不順有漢

使者來李太后欲自言王使謁者中郎胡等遮止閉門李太后與

爭門措指晉灼曰許慎云措置字借旨為竿耳師古曰音壯客反謂為門扉所窄太后啼諱師古曰諱音火故反不得見漢使

者李太后亦私與食官長及郎尹霸等姦亂王與任后旨此使人

風止李太后師古曰風讀曰諷止者止其自言也李太后亦已師古曰已止也後病薨病時任后未

嘗請疾張晏曰請問也薨又不侍喪元朔中睢陽人狂反師古曰狂姓反名也并音岸人辱其

父而與睢陽太守客俱出同車狂反殺其仇車上亾去睢陽太守

怒曰讓梁二千石二千石曰下求反急執反親戚反知國陰事迺

上變告梁王與大母爭尊狀時相曰下具知之欲曰傷梁長吏書

聞天子下吏驗問有之公卿治奏曰為不孝請誅王及太后師古曰陳太后

天子曰首惡失道任后也朕置相吏不逮師古曰逮及也言其材知不及無曰輔王故

陷不誼不忍致法削梁王五縣奪王太后湯沐成陽邑梟任后首

于市中郎胡等皆伏誅梁餘尚有八城襄立四十年薨子頃王無

傷嗣十一年薨子敬王定國嗣四十年薨子夷王遂嗣六年薨子

荒王嘉嗣十五年薨子立嗣鴻嘉中太傅輔奏立一日至十一犯

法臣下愁苦莫敢親近不可諫止願令王非耕祠法駕毋得出宮

盡出馬置外苑收兵杖藏私府毋得曰金錢財物假賜人事下丞

相御史請許師古曰許太傅所奏奏可後數復毆傷郎師古曰毆傷擊者一口反夜私出宮傅相

連奏坐削或千戶或五百戶如是者數焉荒王女弟園子為立鼻



任寶妻寶兄子昭爲立后數過寶飲食報寶曰我好翁主

師古曰諸王女皆稱翁主

言其父自主婚也

欲得之寶曰翁主姑也法重立曰何能爲

師古曰言罪不能至重也

遂與園

子姦積數歲永始中相禹奏立對外家怨望有惡言有司案驗因

發淫亂事奏立禽獸行請誅太中大夫谷永上疏曰臣聞禮天子

外屏不欲見外也

師古曰屏謂當門之牆曰屏蔽者也外屏於門外爲之

是故帝王之意不窺人閨門

之私聽聞中葺之言

應劭曰中葺材擗在堂之中也晉灼曰魯詩曰爲夜也師古曰葺謂舍之交檜材木也應說近之葺音工豆反

春秋爲

親者諱詩云戚戚兄弟莫遠具爾

師古曰小雅行葦之詩也戚戚內相親也爾近也言王之族親情無疎遠晉昵近也

今

梁王年少頗有狂病始曰惡言按驗既亾事實而發閨門之私非

本章所指王辭又不服猥強劾立傳致難明之事

師古曰傳讀曰附

獨曰偏

辭成臯斷獄亾益於治道汗蠆宗室

孟康曰蠆音漫師古曰蠆音林謂塗染也

曰內亂之惡披

布宣揚於天下非所曰爲公族隱諱增朝廷之榮華昭聖德之風

化也臣愚曰爲王少而父同產長年齒不倫梁國之富足曰厚聘

美女招致妖麗父同產亦有恥辱之心師古曰言其始亦當自恥必不與姦案事者迺驗

問惡言師古曰木所問者怨望朝廷之言耳何故猥自發舒師古曰猥曲也曰三者揆之殆非人情

疑有所迫切過誤失言文吏躡尋不得轉移萌牙之時加恩勿治

上也如酒曰覆蓋之則計之上既已案驗舉憲宜及王辭不服詔廷尉選上德通理

之吏更審考清問著不然之效定失誤之法師古曰著明也而反命於下吏

師古曰使者遠反言清白之狀付有司也曰廣公族附疏之德為宗室刷汙亂之恥師古曰刷謂拭刷除之也

事怨相掾及睢陽丞使奴殺之殺奴曰滅口凡殺三人傷五人手

毆郎吏二十餘人上書不拜奏謀篡死罪囚師古曰逆取曰篡有司請誅上

不忍削立五縣哀帝建平中立復殺人天子遣廷尉賞大鴻臚由

持節即訊師古曰就問也至移書傅相中尉曰王背策戒師古曰初封時策書有戒策之言諄梟

妄行師古曰諄乖也音布內反連犯大辟毒流吏民比比蒙恩不伏重誅師古曰此猶頻也不



思改過復賊殺人幸得蒙恩丞相長史大鴻臚丞即問王陽病抵

調置辭師古曰抵距也調誣諱也驕嫚不首主令與背畔師古曰不首謂不伏其罪也王

遣廷尉大鴻臚雜問今王當受詔置辭恐復不首實對書曰至于

再三有不用我降爾命師古曰此周書多方篇之辭也言我教汝傳相中尉皆

言輔正為職虎兕出於匣龜玉毀於匱中是誰之過也師古曰此論語

益深傅相言下不能輔導有正法立惶恐免冠對曰立少失父母

孤弱處深宮中獨與宦者婢妾居漸漬小國之俗加言質性下愚

有不可移之姿師古曰言不從化也論語稱孔子曰唯上智與下愚不移往者傅相亦不純言仁誼輔翼

立大臣胥尚苛刻刺求微密讒臣在其間左右弄口積使上下不

和更相眄伺師古曰更音工衛反宮殿之裏毛薙過失亾不暴陳當伏重誅言

視海內

師古曰視讀曰示

數蒙聖恩得見黃赦

師古曰黃謂寬其罪

今立自知賊殺中郎曹

將冬月

師古曰冬月而減罪也

迫促貪生畏死即詐僵仆陽病

師古曰僵仆倒地也

微幸得踰於

須臾

師古曰莫得踰冬月而減罪也

謹言實對伏須重誅

師古曰須待也

時冬月盡其春大赦不

治元始中立坐與平帝外家中山衛氏交通新都侯王莽奏廢立

為庶人徙漢中立自殺二十七年國除後二歲莽白太皇太后立

孝王玄孫之曾孫沛郡卒史音為梁王奉孝王後莽篡國絕

贊曰梁孝王雖已愛親故王膏腴之地

師古曰太后愛子而帝親弟故曰愛親

然會漢家隆

盛百姓殷富故能殖其貨財廣其宮室車服然亦僭矣怙親亾厭

午禍告罰卒用憂死悲夫

文三王傳第十七

終

金匱書局影  
汲古閣本

漢書四十七



賈誼傳第十八

漢書四十八

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賈誼雒陽人也年十八已能誦詩書屬文稱於郡中師古曰屬謂綴輯之也言其能為文也屬音之欲反

河南守吳公聞其秀材召置門下師古曰秀美也甚幸愛文帝初立聞

河南守吳公治平為天下第一師古曰治平言其政治和平也故與李斯同邑而嘗學

事焉師古曰事之而從其學也徵已為廷尉廷尉迺言誼年少頗通諸家之書文帝

召已為博士是時誼年二十餘最為少每詔令議下師古曰謂有詔令出下及遣議事

諸老先生未能言誼盡為之對人人各如其意所出諸生於是已

為能文帝說之師古曰說讀曰悅超遷歲中至太中大夫誼已為漢興二十

餘年天下和洽宜當改正朔易服色制度定官名興禮樂迺草具

其儀法師古曰草謂創造之色上黃數用五為官名悉更奏之師古曰更改也文帝謙讓

未皇也師古曰皇暇也自以為不當改制然諸法令所更定及列侯就國其說皆誼發

之於是天子議曰誼任公卿之位絳灌東陽侯馮敬之屬盡害之

師古曰絳絳侯周勃也灌灌嬰也東陽侯張相如也馮敬時為御史大夫

迺毀誼曰雒陽之人年少初學專欲擅權

紛亂諸事於是天子後亦疎之不用其議曰誼為長沙王太傅誼

既曰適去

師古曰適讀曰謫其下亦同

意不自得及度湘水

師古曰湘水出零陵陽海山北流入江也

為賦曰弔

屈原屈原楚賢臣也被讒放逐作離騷賦

師古曰離遭也憂動曰騷遭憂而作此辭

其終篇曰

已矣國亡人莫我知也遂自投江而死誼追傷之因曰自諭

師古曰諭譬也

其辭曰恭承嘉惠兮

師古曰恭敬也嘉惠謂詔命也

竢罪長沙

師古曰竢古侯字侯符也

仄聞屈原兮自

湛汨羅

師古曰仄古側字汨水名在長沙羅縣故曰汨羅湛讀曰沉汨音莫歷反

造託湘流兮

師古曰造至也言至湘水而因

敬弔先生

託其流也造音于到反

遭世罔極兮

張曼曰讒言罔極師古曰罔無也極中也無中正之道一曰極止也

烏虜哀哉

兮逢時不祥

師古曰虜讀曰呼

鸞鳳伏竄兮

鳴鳴

師古曰鳴鳴怪鳥也鳴惡聲之鳥也鳴音尺表反鳴音于鸞

反鸞音休

蘭茸尊顯兮

師古曰蘭茸下材不肖之人也蘭音吐蓋反茸音人勇反

賢聖逆曳兮

方正

師古曰逆曳以天下讓而不受夷伯夷也

倒植

師古曰植立也音值謂隨夷濁兮



跖躄廉

李奇曰跖蔡大盜也楚之大盜為跖躄師古曰跖音之石反躄音居畧反莊周云盜跖柳下惠之弟蓋寓言也

莫邪為鈍兮

應劭曰莫邪吳大夫也作

寶劍因

以冠名

鈔刀為銛晉灼曰世俗為利為銛

于嗟默然生之亡故兮

應劭曰默然不得意也郭展曰

言屈原無故遇此禍也師古曰生先牛也

幹棄周鼎

師古曰幹轉也音管

寶康瓠兮

鄭氏曰康瓠瓦盆底也爾雅曰康瓠謂之康師古曰瓠音五列反

騰駕罷牛驂蹇驢兮

師古曰罷音管蹇蹇也音管

嘆垂兩耳服鹽車兮

師古曰駕鹽車也

章父薦

屢漸不可久兮

師古曰章父殷冠名也言冠乃居下屢反在上也交讀曰市

嗟若先生獨離此咎兮

應劭曰嗟咨嗟

也勞苦屈原遇此難也師古曰離遭也

諄曰

李奇曰諄告也張晏曰諄離下章亂也師古曰諄音碎

已矣國其莫吾知兮

師古曰一國之

我也

子獨壹鬱其誰語

師古曰壹鬱猶怫鬱也

鳳縹縹其高逝兮夫固自引而

師古曰

遠去

師古曰縹縹舉貌音匹適反

冀九淵之神龍兮

郭展曰冀重也師古曰九淵九旋之川言至深也

沕淵潛兮自珍

郭展曰沕音味張晏曰潛藏也

偃蜺蠖巨隱處兮

服虔曰蜺音巢應劭曰蜺蠖水蟲善魚者也偃背也欲舍蜺蠖從神龍遊也師古曰偃音面

夫豈

從蝦與蛭蟻

服虔曰蛭水蟲蟻今之蟻蟻也孟康曰言龍自絕於蟻蟻况從蝦與蛭蟻也師古曰蝦亦水蟲也音遐蛭音質蟻字與蚘同音引今合韻當音弋人反蟻音巨謹反

所貴聖之神德兮遠濁世而自臧使麒麟可係而羈兮豈云異夫

天羊般紛紛其離此郵兮

蘇林曰般音樂孟康曰般音班般反也紛紛擾擾意也師古曰般音是也字從丹膏之丹謹遭也郵過也

亦

夫子之故也李奇曰亦夫子不如麟鳳之故離此答也師古曰此說非也賈誼自言今之離郭亦猶屈原耳歷九州而相其君兮

何必懷此都也師古曰言往長沙為傅不足哀傷何用鳳皇翔于千仞兮覽德

輝而下之師古曰八尺曰仞千仞言其極高見細德之險微兮適增擊而去之師古曰增重也言見詩細之人

險阨之證故重擊其羽而高去彼尋常之汙瀆兮豈容吞舟之魚應劭曰八尺曰尋倍尋曰常師古曰水不泄為汙音一胡反又

音一橫江湖之鱣鯨兮固將制於螻蟻如涪曰鱣鯨皆大魚也臣瓚曰鱣魚無鱗故反鱣音師古曰鱣音竹連反字或作鱣鱣亦大魚也音淫又音尋蟻音樓謂螻蟻也誼為

長沙傅三年有服飛入誼舍止於坐隅師古曰坐音才臥反服似鴉音灼曰異物志曰有鳥小雞體有文誼為

色土俗因形名之曰服不能遠飛行不出域也不祥鳥也誼既曰適居長沙長沙卑濕誼自傷悼

曰為壽不得長適為賦曰自廣其辭曰單闕之歲四月孟夏應劭曰太歲在

卯為單闕師古曰闕音一葛反庚子曰斜服集余舍孟康曰日斜日吹時止于坐隅貌甚閑暇師古曰閑讀曰

閑異物來辟私怪其故孟康曰辟音萃萃聚集也發書占之讖言其度師古曰讖驗也有

初燕反曰野鳥入室主人將去問于子服余去何之師古曰子服者言如其美稱也吉虛告



我凶言其災淹速之度語余其期師古曰淹遲也服迺太息舉首奮翼口不

能言請對己意師古曰意字合韻宜音億萬物變化固亡休息幹流而遷或推而還

師古曰幹音管幹轉也還讀曰旋形氣轉續變化而嬗師古曰嬗音如蟬謂變也蘇林曰相傳與也

洵穆亡閒胡可勝言師古曰洵穆深微貌胡何也言其理深微不可盡言物音勿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

伏師古曰此老子德經之言也倚音於綺反憂喜聚門吉凶同城師古曰言禍福相因吉凶不定彼吳疆大夫差呂

敗粵棲會稽句踐伯世師古曰會稽山名也句踐避吳之難保於此山故曰棲也句音鈞伯讀曰霸斯遊遂成卒被

五刑應劭曰李斯西遊於秦身登相位二世時為趙高所讒身伏五刑傳說胥靡迺相武丁張晏曰胥靡刑名也傳說被刑築於傅巖武丁以為

已相師古曰胥靡相隨之刑也解在楚元王傳夫禍之與福何異糾纏應劭曰禍福相為表裏如糾繩索相附會也臣瓚曰糾絞也繩索也師古曰纏

命不可說孰知其極師古曰極止也水激則旱矢激則遠師古曰言水之激疾則去遠不能浸潤矢之激發則

去遠萬物回薄震蕩相轉雲烝雨降糾錯相紛大鈞播物塊坱無垠

如滔曰陶者作器於鈞上此以造化為大鈞也應劭曰其氣塊坱非有限齊也師古曰今造瓦者謂所轉者為鈞言造化為人亦猶陶之造瓦耳塊音烏團反坱音於點反天不可

與慮道不可與謀遲速有命烏識其時師古曰烏猶何也且夫天地為鑪造

化為工陰陽為炭萬物為銅

師古曰以冶鑄為喻

合散消息安有常則千變萬

化未始有極忽然為人何足控揣

孟康曰控引也揣持也言人生忽然何足引持

小智自私賤彼貴我達人

生之意也師古曰如說是

化為異物又何足患

師古曰患合韻音環

夸者死權品庶每生

觀物亡不可貪夫徇財列士徇名

臣齊曰以身從物曰徇

夸者死權品庶每生

曰謂夸泰也莊子曰權勢不尤則夸者悲孟康曰每貪也師古曰品庶猶庶品也

怵迫之徒或趨西東

孟康曰怵為利所誘謀也迫迫貧賤東西趨利也師

古曰誘誅之誅則青皮或曰怵怵惕也音丑出反其義兩通而說者欲改字為鉢蓋穿鑿耳

大人不曲意變齊同愚士繫俗僭

若囚拘

李奇曰第音塊蘇林曰音人肩他

至人遺物獨與道俱眾人惑惑好

惡積意

李奇曰惡積東西也所好所惡積之萬德也臣瓚曰言眾懷好惡積之心意也師古曰積說是也意合韻音於方反

真人恬漠獨與道

息

師古曰恬安也漠靜也

釋智遺形超然自喪

服虔曰絕聖棄智而亡其身也師古曰喪合韻音先即反

寥廓忽荒與

道翱翔

師古曰荒音呼廣反

乘流則逝得坎則止

孟康曰易坎為險通險難而止也張晏曰謂夷易則仕險難則隱也

縱軀委

命不私與已其生兮若浮其死兮若休

師古曰休息也

澹虛若深淵之觀汜

庠若不繫之舟

師古曰澹安也音徒監反觀與帶同汜音敷劍反

不曰生故自保養空而浮

服虔曰道家養



空虛若浮舟也

德人無累知命不憂細故蒂芥何足已疑

師古曰蒂芥小艷也蒂音丑芥反

後歲

餘文帝思誼徵之至入見上方受釐坐宣室

蘇林曰宣室未央前正室也應劭曰釐祭餘肉也漢儀注祭天

地五時皇帝不自行祠還致福釐音應師古曰禮福也借釐字為之耳言受神之福也

上因感鬼神事而問鬼神之本誼具

師古曰漸促近誼雅說其言也

道所已然之故至夜半文帝前席

師古曰漸促近誼雅說其言也

既罷曰吾久不見賈

生自己為過之今不及也迺拜誼為梁懷王太傅懷王上少子愛

而好書故令誼傳之數問已得失

師古曰漢朝問以國家之事

是時匈奴彊侵邊天

下初定制度疏闊諸侯王僭擬地過古制

師古曰擬比也上比於天子擬首擬

淮南濟北

王皆為逆誅誼數上疏陳政事多所欲匡建

師古曰匡正也正其失也建立也立制節也

其大

略曰臣竊惟事執可為痛哭者一可為流涕者二可為長太息者

六若其它背理而傷道者難徧已疏舉

師古曰言不可盡條記也

進言者皆曰天下

已安已治矣

師古曰進言者謂陳說於天子前者也治音直吏反此下並同

臣獨已為未也曰安且治者非

愚則諛

師古曰實謂治安則是愚也知其不爾而假言之是諛也

皆非事實知治亂之體者也夫抱火

曆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

師古曰曆置也音子故反

火未及燃因謂之安方今之執

何曰異此本末舛逆首尾衡決國制搶攘

蘇林曰槍音濟濟踰踰不安貌也晉灼曰槍音槍吳人罵楚人曰槍

胡可謂治陛下何不壹令臣得

倉擾亂貌也師古曰音音是槍音仕庚反擾音安庚反

非甚有紀

師古曰紀理也

孰數之於前因陳治安之策試詳擇焉夫射獵之娛與安危之機

孰急

師古曰言一事之中何者為急

使為治勞智慮苦身體乏鍾鼓之樂勿為可也樂

與今同而加之諸侯軌道兵革不動

四荒鄉風

師古曰鄉讀曰嚮

百姓素朴獄訟衰息大數既得則天下順洽海

師古曰軌道言遵法制也

民保首領匈奴賓服

內之氣清和咸理生為明帝沒為明神名譽之美垂於無窮禮祖

有功而宗有德使顧成之廟稱為太宗上配太祖與漢亡極建久

安之孰成長治之業已承祖廟已奉六親至孝也

天下已育群生至仁也立經陳紀輕重同得後可已為萬世法程

應劭曰六親父母兄弟妻子也

已幸

師古曰程式也

雖有愚幼不肖之嗣猶得蒙業而安至明也已陛下之明達



因使少知治體者得佐下風致此非難也師古曰少知治體者諷自謂也其具可素陳

於前願幸無忽師古曰忽怠忘也臣謹稽之天地師古曰稽考也驗之往古按之當今

之務日夜念此至孰也雖使禹舜復生為陛下計亡曰易此師古曰易改也

夫樹國固必相疑之執鄭氏曰今建立國秦大其勢必因相疑也臣瓚曰樹國於險固諸侯強大則必與天子有相疑之執也師古曰鄭說是也

下數被其殃上數爽其憂如清曰爽感也甚非所曰安上而全下也今或親

弟謀為東帝應劭曰淮南厲王長親兄之子西鄉而擊如清曰謂齊悼惠王子與居而為濟北王反欲擊取榮陽也師古曰鄉讀

曰今吳又見告矣如清曰時吳王又不循漢法有告之者天子春秋鼎盛應劭曰鼎方也行義未過師古曰

曰行音下更反德澤有加焉猶尚如是況莫大諸侯師古曰莫大謂無有大於其國者言最大也權力且

十此者虜師古曰十倍於此然而天下少安何也大國之王幼弱未壯漢之

所置傅相方握其事數年之後諸侯之王大抵皆冠師古曰大抵猶言大畧也音丁禮反

其下亦同血氣方剛漢之傅相稱病而賜罷彼自丞尉曰上偏置私人如

此有異淮南濟北之為邪此時而欲為治安雖堯舜不治黃帝曰

日中必彘操刀必割

孟康曰彘音衛日中盛者必彘也臣贊曰太公曰日中不彘是謂彘之也彘音所

謂彘之也彘音所習反又音所懈反

今令此道順而全安甚易不肯早為已廼墮骨肉之

屬而抗劉之

應劭曰抗其頭而劉之也師古曰墮毀也抗舉也劉劉頸也應音火規反劉音工鼎反

豈有異秦之季世虜

夫曰天子之位乘今之時因天之助尚憚曰危為安曰亂為治假

設陛下居齊桓之處將不合諸侯而匡天下乎臣又知陛下有所

必不能矣假設天下如曩時

師古曰曩久也謂昔時

淮陰侯尚王楚黥布王淮南

彭越王梁韓信王韓張敖王趙貫高為相盧綰王燕陳豨在代令

此六七公者皆亡恙

師古曰無恙言無憂病

當是時而陛下即天子位能自安平

臣有曰知陛下之不能也天下殺亂高皇帝與諸公併起

師古曰殺雜也併音

步鼎非有仄室之執曰豫席之也

應劭曰禮卿大夫之支子為側室席大也臣贊曰席藉也言非有側室之執為之資藉也師古曰

說也諸公幸者廼為中涓其次塵得舍人

應劭曰塵與僅同塵劣也言纔得舍人

材之不逮

至遠也高皇帝曰明聖威武即天子位割膏腴之地曰王諸公多



者百餘城少者乃三四十縣惠至渥也

師古曰惠古德字渥厚也音握

然其後十年之

閒反者九起陛下之與諸公非親角材而臣之也

師古曰角校也競也

又非身

封王之也自高皇帝不能已是一歲為安故臣知陛下之不能也

然尚有可諉者曰疏

孟康曰諉累也以疏為累言不以幽也蔡謨曰諉者託也尚可託言信越等以疏故反故其下句曰臣請試言其親者親者亦恃疆

為亂明信等不以疏也師古曰蔡說是矣諉音女瑞反

臣請試言其親者假令悼惠王王齊元王王楚

師古曰共靈王王燕厲王王淮南

中子王趙幽王王淮陽共王王梁

師古曰共

六七貴人皆亡恙當是時陛下即位能為治庠臣又知陛下之不

能也若此諸王雖名為臣實皆有布衣昆弟之心

師古曰自以為於天子為昆弟而不論君臣之

義慮亡不帝制而天子自為者

師古曰慮大計也言諸侯皆欲同皇帝之制度而為天子之事擅爵人赦死

舉

師古曰天子擅專也甚者或戴黃屋

師古曰天子車蓋之制

漢法令非行也雖行不軌如厲王

者令之不肯聽召之安可致乎

師古曰不軌謂不修法制也致至也

幸而來至法安可得

加動一親戚天下圍視而起

應劭曰圍精正視也師古曰言驚動也

陛下之臣雖有悍如馮

敬者

如清曰馮無操子名忠直為御史大夫奏淮南厲王誅之師古曰悍勇也

適啓其口匕首已陷其匈矣

師古曰始欲整飾

制諸侯王則為刺客所殺

陛下雖賢誰與領此

師古曰領理也

故疏者必危親者必亂已然之

效也其異姓負彊而動者漢已幸勝之矣又不易其所曰然同姓

襲是跡而動

師古曰易其所以然謂改其法制使不然

既有徵矣

師古曰徵證驗也

其執盡又復然殃既

之變未知所移

師古曰旣古禍字

明帝處之尙不能曰安後世將如之何屠

牛坦一朝解十二牛

蘇林曰孔子時人也師古曰坦屠牛者之名也事見管子

而芒刃不頓者

師古曰芒刃謂刃之利如蒙芒

也頓讀日鈍

所排擊剝割皆眾理解也

師古曰解支節也音胡解反

至於髓髀之所非斤則

斧

師古曰髀股骨也髓髀上也言其骨太故須斤斧也髓音寬髀音陞又音必爾反

夫仁義恩厚人主之芒刃也權

執法制人主之斤斧也今諸侯王皆眾髓髀也釋斤斧之用而欲

嬰以芒刃

師古曰嬰繞也

臣曰為不缺則折胡不用之淮南濟北執不可也

晉灼曰一國皆反詠何不施之仁恩執不可故也

臣竊跡前事

師古曰尋前事之蹤跡

大抵彊者先反淮陰王楚

最彊則最先反韓信倚胡則又反

師古曰倚依也音於竊反

貫高因趙資則又反陳



稀兵精則又反彭越用梁則又反晉灼曰用黥布用淮南則又反盧

縮最弱最後反長沙廼在二萬五千戶耳功少而最完執疏而最

忠非獨性異人也亦形執然也曩令樊鄴絳灌據數十城而王今

雖已殘亡可也晉灼曰事勢可亡也師古曰曩亦謂昔時也令信越之倫列為徹侯而居雖至

今存可也晉灼曰事執可存然則天下之大計可知已師古曰已語終辭欲諸王之皆

忠附則莫若令如長沙王欲臣子之勿蒞醢則莫若令如樊鄴等

欲天下之治安莫若眾建諸侯而少其力力少則易使已義國小

則亡邪心師古曰使已義使之道禮義也令海內之執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制

從諸侯之君不敢有異心輻湊並進而歸命天子雖在細民且知

其安故天下咸知陛下之明割地定制令齊趙楚各為若干國師古師

曰若干濂設數也解在食貨志使悼惠王幽王元王之子孫畢已次各受祖之分地師古師

曰分首扶問反次下亦同地盡而止及燕梁它國皆然其分地眾而子孫少者建已

為國空而置之須其子孫生者舉使君之師古曰諸侯之地其削頗

入漢者為徙其侯國及封其子孫也師古曰徙其侯國列侯國邑在諸侯王封

也封其子孫者分諸侯王之國邑各自封其子孫而受封之人若有罪黜其地皆入於漢故云廢入也所已數償之一寸之地一人之

眾天子亡所利焉師古曰償者謂所正列侯疆界有侵諸侯王者則漢償之誠已定治而已故天下咸

知陛下之廉地制壹定宗室子孫莫慮不王師古曰慮計也下無倍畔之心

上無誅伐之志師古曰倍讀曰倍故天下咸知陛下之仁法立而不犯令行

而不逆貫高利幾之謀不生柴奇開章之計不萌應劭曰柴奇開章皆與淮南王謀反者也細

民鄉善大臣致順師古曰鄉讀曰嚮故天下咸知陛下之義臥赤子天下之

上而安植遺腹朝委裘而天下不亂服虔曰言天下安雖赤子遺腹在位猶不危也應劭曰置遺腹朝委裘皆未有所知也孟康曰委裘若容衣天子未坐朝事先帝裘衣也師古曰應孟二說皆是當時大治後世誦聖師古曰誦稱其聖明壹動而五

業附陛下誰憚而久不為此師古曰憚畏難也音徒旦反天下之執方病大瘡如瘡曰腫足曰瘡

瘡師古曰瘡音上勇反一脛之大幾如要一指之大幾如股師古曰幾並音幾平居不可屈信



師古曰信讀曰伸

一二指搐身慮亡聊

師古曰搐謂動而痛也聊賴也音丑六反

失今不治必為錮疾

師古曰錮

疾堅久之疾

後雖有扁鵲不能為已

師古曰扁鵲良醫也為治也巳語終辭

病非徒瘧也又苦蹀盩

師古曰蹀元王

師古曰蹀古蹀字也音之石反足下曰蹀今所呼脚掌是也蹀古戾字言足蹀反戾不可行也

元王之從弟也

師古曰楚元王高帝之弟其子

於文帝為從弟

今之王者從弟之子也

惠王親兄子也

今之王者兄子之子

師古曰惠王齊悼惠王

親者或亡分地曰安天下

師古曰廣立藩屏則天下安故曰曰安天下

疏者或制大

權曰偏天子

師古曰偏古通字

臣故曰非徒病瘧也

又苦蹀盩可痛哭者此

病是也天下之執方倒懸凡天子者天下之首何也上也蠻夷者

天下之足何也下也今匈奴媼媼侵掠至不敬也

師古曰媼古侮字

為天下

患至亡已也

師古曰亡已言不可止也

而漢歲致金絮采繒曰奉之夷狄

徵令是主

上之操也

師古曰徵召也令號令也操謂主上之所操持也操音千高反

天子共貢是臣下之禮也

師古曰共讀曰恭

足反居上首顧居下

師古曰顧亦反也言如人反顧然

倒懸如此莫之能解猶為國有

人乎

師古曰顧倒如此而不能解救豈謂國有明智之人乎

非真倒懸而已

師古曰真讀曰但

又類碎且病痲

經不能行也師古曰辟足病非風辟音壁寐音肥

夫辟者一面病痺者一方痛今西邊北邊之郡雖

有長爵不輕得復

張晏曰長爵高爵也雖受高爵之賞猶將禦寇不得復除逸豫也蘇林曰輕易也不易得復除言難也師古曰復音方目反

五尺

曰上不輕得息

如滄曰五尺謂小兒也言無大小皆當自為戰備

斥候望烽燧不得臥

文穎曰邊方備胡寇作高土櫓

櫓上作桔臯桔臯頭兜零曰薪草置其中常低之有寇即火然舉之曰相告曰烽又多積薪寇將至即然之曰望其燧曰燧張晏曰晝舉烽夜燔燧也師古曰張說誤也晝則燔燧夜則舉烽

將

吏被介冑而睡

師古曰被音皮義反

臣故曰一方病矣醫能治之而上不使

師古曰

謂自可為流涕者此也陛下何忍曰帝皇之號為戎人諸侯執既卑

辱而旤不息長此安窮

師古曰言長養此患將何所窮極也

進謀者率曰為是固不可解

也亡具甚矣

師古曰無治安之具

臣竊料匈奴之衆

師古曰料量也音聊

不過漢一大縣曰天

下之大困於一縣之衆甚為執事者羞之陛下何不試曰臣為屬

國之官曰主匈奴行臣之計請必係單于之頸而制其命伏中行

說而答其背

鄭氏曰說奄人也漢使送公主妻匈奴說不肯行強之因曰漢事告匈奴也師古曰中行姓也說名也行音胡剛反說讀曰悅中行說事具在匈奴傳

舉匈奴之衆唯上之令

師古曰聽天子之命

今不獵猛敵而獵田鼠不搏反寇



而搏畜菟翫細娛而不圖大患非所曰為安也德可遠施威可遠

加而直數百里外威令不信師古曰信讀曰伸可為流涕者此也今民賁僮

者如惰曰僮謂棘妾也為之繡衣絲履偏諸緣服虔曰如牙絲曰作履緣師古曰偏諸若今之織成曰為要帶及禪領者也古謂之車馬鞿其

上為乘車及騎從之象也內之閑中服虔曰閑賁奴婢關是古天子后服所曰廟而不宴者也師古曰人

廟則服之宴處則不著蓋貴之也而庶人得曰衣婢妾白縠之表薄紈之裏縑曰偏諸

晉灼曰曰偏諸縑著衣也師古曰縑音妾謂曰偏諸縑著之也縑音北干反美者黼黻師古曰黼者織為斧形縑者刺為象文是古天子之服

今富人大賈嘉會召客者曰被牆師古曰被音皮義反古者曰奉一帝一后而

節適師古曰得其節而合宜今庶人屋壁得為帝服倡優下賤得為后飾然而天

下不屈者殆未有也師古曰屈謂財力盡也音其勿反且帝之身自衣阜綈師古曰綈厚繒也音徒突反

而富民牆屋被文繡天子之后曰緣其領庶人夔妾緣其履師古曰夔庶也

者此臣所謂舛也夫百人作之不能衣一人師古曰衣音於既反欲天下亡寒

胡可得也一人耕之十人聚而食之欲天下亡飢不可得也飢寒



切於民之肌膚欲其亡為姦邪不可得也國已屈矣師古曰屈音其勿反盜賊

直須時耳師古曰言待時而發然而獻計者曰毋動師古曰言天下安不可動搖為大耳如音曰好為大語者

夫俗至大不敬也至亡等也師古曰無尊卑之差至冒上也師古曰冒犯也進計者猶曰

毋為可為長太息者此也商君遺禮義棄仁恩師古曰謂商鞅并心於進取

行之二歲秦俗日敗故秦人家富子壯則出分家貧子壯則出贅

應劭曰出作贅婿也師古曰謂之贅婿者言其不當出在妻家亦猶人身體之有疣贅非應所有也一說贅質也家貧無有聘財以身為質也質音之鏡反分音扶問反借父耜

鉏慮有德色師古曰耜摩田器也言曰耜及鉏借與其父而容色自矜為恩德也耜音憂母取箕帚立而諄語服虔曰諄猶馬

也張晏曰諄責讓也師古曰張說是也諄音碎抱哺其子與公併偃師古曰哺飮也言婦抱子而哺之乃與其

婦姑不相說則反唇而相稽應劭曰稽計也相與計校也師古曰說讀曰悅稽音工奚反其慈子耆利不

同禽獸者亡幾耳師古曰唯有意愛其子而貪嗜財利小異於禽獸也無幾言不多也幾音居豈反然并心而赴時猶

曰蹙六國兼天下蘇林曰蹙音厥師古曰蹙謂拔而取之功成求得矣師古曰求得所求者得也終不知反廉

愧之節仁義之厚師古曰反還也信并兼之法遂進取之業師古曰信讀曰伸一日信任天下



大敗衆掩寡智欺愚勇威怯壯陵衰其亂至矣是曰大賢起之威

震海內德從天下

師古曰大賢謂高祖也德從天下天下從其德

曩之爲秦者今轉而爲漢矣然

其遺風餘俗猶尚未改今世曰侈靡相競而上亡制度棄禮誼捐

廉恥日甚可謂月異而歲不同矣逐利不耳慮非顧行也

師古曰言其所追赴

唯計利與不耳念慮之中非顧行之善惡

今其甚者殺父兄矣盜者剽寢戶之簾

師古曰剽謂割取之也室有東西箱

曰廟無東西箱曰寢蓋謂陵上之寢剽音輟

奪兩廟之器

如滄曰奪取也兩廟高祖惠帝廟也師古曰奪拔也音奪又音奪

白晝大都之

中剽吏而奪之金

師古曰白晝晝日也言白者謂不陰晦也剽劫也音類妙反

矯僞者出幾十萬石粟

服

曰吏矯僞徵發盈出十萬石粟師古曰服說非也幾近也言詐爲文書已出倉粟近十萬石耳非謂徵發於下也幾音鉅依反

賦六百餘萬錢乘傳而

行郡國

如滄曰此言富者出錢穀得高爵或乃爲使者乘傳車循行郡國已爲榮也師古曰如說亦非也此又言矯僞之人詐爲詔令妄作賦歛其數甚多又詐乘傳而行郡國也行

此其亡行義之尤至者也而大臣特曰簿書不報期會之閒曰

爲大故

師古曰特徒也言公卿大臣特曰簿書期會爲急不知正風俗厲行義也

至於俗流失世壞敗因恬而不知

怪

師古曰恬安也音徒兼反

慮不動於耳目曰爲是適然耳

師古曰適當也謂事理當然

夫移風易俗

使天下回心而鄉道類非俗吏之所能為也師古曰類讀曰鸛俗吏之所務

在於刀筆筐篋師古曰刀所曰削書札筐篋所曰盛書而不知大禮陛下又不自憂寤為陛

下惜之夫立君臣等上下使父子有禮六親有紀師古曰紀理也此非天之

所為人之所設也夫人之所設不為不立不植則僵不修則壞師古曰

亡使筦子愚人也則可筦子而少知治體則是豈可不為寒心哉師古曰

六親殃戮姦人並起萬民離叛凡十三歲社稷為虛師古曰虛讀曰墟謂丘墟今四

維猶未備也故姦人幾幸而衆心疑惑師古曰幾讀曰冀次下亦同豈如今定經制

亡所幾幸而羣臣衆信上不疑惑師古曰衆信謂共為忠信也此業壹定世世常安

而後有所持循矣師古曰執持而順行之若夫經制不定是猶度江河亡維楫師古

師古曰若曰管子為愚人其言不實則無禮義廉恥可也若曰管子為微識治體則當寒心而憂之

師古曰管子為愚人其言不實則無禮義廉恥可也若曰管子為微識治體則當寒心而憂之

師古曰管子為愚人其言不實則無禮義廉恥可也若曰管子為微識治體則當寒心而憂之

師古曰管子為愚人其言不實則無禮義廉恥可也若曰管子為微識治體則當寒心而憂之

師古曰管子為愚人其言不實則無禮義廉恥可也若曰管子為微識治體則當寒心而憂之

師古曰管子為愚人其言不實則無禮義廉恥可也若曰管子為微識治體則當寒心而憂之

師古曰管子為愚人其言不實則無禮義廉恥可也若曰管子為微識治體則當寒心而憂之

師古曰管子為愚人其言不實則無禮義廉恥可也若曰管子為微識治體則當寒心而憂之

師古曰管子為愚人其言不實則無禮義廉恥可也若曰管子為微識治體則當寒心而憂之

師古曰管子為愚人其言不實則無禮義廉恥可也若曰管子為微識治體則當寒心而憂之

師古曰管子為愚人其言不實則無禮義廉恥可也若曰管子為微識治體則當寒心而憂之



曰維所曰繫船楫所曰刺船也  
詩云緇綱維之楫音集又音接

中流而遇風波船必覆矣

師古曰覆音芳目反

可為長太

息者此也夏為天子十有餘世而殷受之殷為天子二十餘世而

周受之周為天子三十餘世而秦受之秦為天子二世而亡人性

不甚相遠也

師古曰遠音于萬反

何三代之君有道之長而秦無道之暴也其

故可知也古之王者太子廼生固舉

禮師古曰廼始也

使士負之有司齊

肅端冕

師古曰齊讀日齋

見之南郊見于天也

師古曰見音胡雷反

過闕則下過廟則趨

孝子之道也故自為赤子而教固已行矣

師古曰赤子言其新生未有眉髮其色赤

昔者成王

幼在緇抱之中召公為太保周公為太傅太公為太師保保其身

體傅傅之德意師道之教訓

師古曰保安也傅輔也道讀日導其下亦同

此三公之職也於是

為置三少皆上大夫也曰少保少傅少師是與太子宴者也

師古曰宴謂安也

故廼孩提有識三公三少固明孝仁禮義

師古曰孩小兒也提謂提攜之

道習之

逐去邪人不使見惡行於是皆選天下之端士

師古曰端正也直也

孝悌博聞

有道術者曰衛翼之

師古曰梯音徒繼反

使與太子居處出入故太子廼生而

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皆正人也夫習與正人居之不

能毋正猶生長於齊不能不齊言也習與不正人居之不能毋不

正猶生長於楚之地不能不楚言也故擇其所者必先受業廼得

嘗之

師古曰嘗讀曰嗜

擇其所樂必先有習廼得為之孔子曰少成若天性

習貫如自然

師古曰貫亦習也音工宦反

及太子少長知妃色

師古曰妃色妃匹之色

師古曰妃色妃匹之色

則入于學學

師古曰妃色妃匹之色

者所學之官也

師古曰官謂官舍

學禮曰帝入東學上親而貴仁則親疎有

序而恩相及矣帝入南學上齒而貴信則長幼有差而民不誣矣

帝入西學上賢而貴德則聖智在位而功不遺矣帝入北學上貴

而尊爵則貴賤有等而下不踰矣

師古曰踰與踰同謂越制

帝入太學承師問道退

師古曰則法也匡正也

習而考於太傅太傅罰其不則而匡其不及

則憲智長而

師古曰輯與集同輯和也

治道得矣此五學者既成於上則百姓黎民化輯於下矣

師古曰輯與集同輯和也



及太子既冠成人免於保傅之嚴則有記過之史師古曰有過則記徹膳之宰

師古曰有闕則諫進善之旌師古曰進善言者立於旌下誹謗之木師古曰誹惡事者書之於木敢諫之鼓師古曰欲顯諫

擊鼓瞽史誦詩工誦箴諫師古曰瞽無目者也工習樂者也大夫進謀士傳民語習與智

長故切而不媿師古曰每被切磋故無大過可恥媿之事化與心成故中道若性三代之禮春

朝朝日秋暮夕月所曰明有敬也師古曰朝日曰朝夕月曰暮皆迎其初出也下朝音直遙反春秋入學

坐國老執醬而親餽之師古曰餽字與饋同所曰明有孝也行曰鸞和師古曰鸞和車上鈴也解

在禮步中采齊師古曰樂詩名也字或作齊又作茨並音律私反越中肆夏師古曰亦樂詩名越讀曰越趨疾步也凡此中者謂與其節相應也

並音竹仲反所曰明有度也其於禽獸見其生不食其死聞其聲不食其

肉故遠庖厨所曰長恩且明有仁也師古曰遠音于萬反長音竹兩反夫三代之所曰

長久者曰其輔翼太子有此具也及秦而不然其俗固非貴辭讓

也所上者告訐也師古曰訐謂面相斥罪也音居謁反固非貴禮義也所上者刑罰也使

趙高傳胡亥而教之獄所習者非斬剗人則夷人之三族也故胡

亥今日即位而明日射人忠諫者謂之誹謗深計者謂之妖言其

視殺人若艾草菅然師古曰艾讀曰刈菅茅也首發豈惟胡亥之性惡哉彼其所曰道

之者非其理故也師古曰道讀曰導鄙諺曰不習為吏視已成事又曰前車

覆後車誡夫三代之所曰長久者其已事可知也師古曰已事已往之事然而不

能從者是不法聖智也師古曰法謂則而效之秦世之所曰亟絕者其轍跡可見

也師古曰亟急也音居力反車跡曰轍然而不避是後車又將覆也夫存亡之變治亂之

機其要在是矣天下之命懸於太子太子之善在於早諭教與選

左右師古曰諭曉告也與猶及也夫心未濫而先諭教則化易成也師古曰貫音工窠反夫胡粵之

之指則教之力也若其服習積貫則左右而已師古曰貫音工窠反夫胡粵之

人生而同聲者欲不異師古曰者讀曰皆及其長而成俗累數譯而不能相

通行者雖死而不相為者蘇林曰言其人之行不能易事相為處則教習然也臣故曰選左

右早諭教最急夫教得而左右正則太子正矣太子正而天下定



矣書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師古曰周書呂刑之辭也一人天子也言天子有善則兆民獲其利此時務也凡

人之智能見已然不能見將然師古曰將然謂欲有其事夫禮者禁於將然之前而

法者禁於已然之後是故法之所用易見而禮之所為生難知也

若夫慶賞曰勸善刑罰曰懲惡先王執此之政堅如金石行此之

令信如四時據此之公無私如天地耳豈顧不用哉師古曰顧猶反也然而

曰禮云禮云者貴絕惡於未萌而起教於微眇師古曰眇細小也使民日遷

善遠臯而不自知也師古曰見善則遷畏臯而離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毋

訟乎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言使吾聽訟與衆人齊等然能先言德義化之使其無訟為人主計者莫如先審取舍師古

謂所擇用也舍謂所棄置也取舍之極定於內而安危之萌應於外矣師古曰極中也萌始生也安者

非一日而安也危者非一日而危也皆曰積漸然不可不察也人主

之所積在其取舍曰禮義治之者積禮義曰刑罰治之者積刑罰

刑罰積而民怨背禮義積而民和親故世主欲民之善同而所曰

使民善者或異或道之曰德教或毆之曰法令師古曰道讀曰導毆與索同下皆類此道之

曰德教者德教洽而民氣樂毆之曰法令者法令極而民風哀哀

樂之感禍福之應也秦王之欲尊宗廟而安子孫與湯武同然而

湯武廣大其德行六七百歲而弗失秦王治天下十餘歲則大敗

此亡它故矣湯武之定取舍審而秦王之定取舍不審矣夫天下

大器也今人之置器置諸安處則安置諸危處則危天下之情與

器亡曰異在天子之所置之湯武置天下於仁義禮樂而德澤洽

禽獸草木廣裕師古曰裕饒也德被蠻貊四夷累子孫數十世此天下所共

聞也秦王置天下於法令刑罰德澤亡一有而怨毒盈於世下憎

惡之如仇讐既幾及身子孫誅絕師古曰幾音鉅依反此天下之所共見也是

非其明效大驗邪人之言曰聽言之道必曰其事觀之則言者莫

敢妄言今或言禮誼之不如法令教化之不如刑罰人主胡不引



殷周秦事曰觀之也

師古曰胡何也

人主之尊譬如堂羣臣如陛衆庶如地

故陛九級上廉遠地則堂高

師古曰級等也廉側隅也

陛亡級廉近地則堂卑高者

難攀卑者易陵

師古曰陵乘也

理執然也故古者聖王制為等列內有公卿

大夫士外有公侯伯子男然後有官師小吏

師古曰官師官之長

延及庶人等

級分明而天子加焉故其尊不可及也里諺曰欲投鼠而忌器此

善論也鼠近於器尚憚不投恐傷其器況於貴臣之近主乎

師古曰近音其

廉恥節禮曰治君子故有賜死而亡戮辱是曰黜削之辜不及

大夫曰其離主上不遠也禮不敢齒君之路馬蹙其芻者有罰

師古曰

曰齒稽其齒歲也芻所食之草也離音千六反

見君之几杖則起遭君之乘車則下入正門則趨

君之寵臣雖或有過刑戮之辜不加其身者尊君之故也此所曰

為主上豫遠不敬也

師古曰遠離也

所曰體貌大臣而厲其節也

師古曰體貌謂加禮容而敬之

今自王侯三公之貴皆天子之所改容而禮之也古天子之所謂

伯父伯舅也

師古曰天子呼諸侯長者同姓則曰伯父異姓則曰伯舅伯長也

而令與眾庶同黥劓髡笞

僇棄市之法

蘇林曰僇音賜

然則堂不亡陞庠被戮辱者不秦迫庠

廉恥不行大臣無迺握重權大官而有徒隸亡恥之心庠夫望夷

之事二世見當曰重法者

如淳曰決罪曰當閭樂殺一

世於

投鼠而不忌器

之習也臣聞之履雖鮮不加於枕冠雖敝不曰苴履

師古曰苴者履中之藉也音子余反

夫嘗已在貴寵之位天子改容而體貌之矣吏民嘗俯伏曰敬畏

之矣今而有過帝令廢之可也退之可也賜之死可也滅之可也

若夫束縛之係縲之

師古曰縲謂曰長繩係之也縲音先列反

輪之司寇編之徒官

師古曰司寇主刑罰之言

編次列也司寇小吏詈罵而榜笞之

師古曰榜音彭

殆非所曰令眾庶見也夫卑賤

者習知尊貴者之一旦吾亦迺可曰加此也

蘇林曰知其有一旦之刑

非所曰習天

下也非尊尊貴貴之化也夫天子之所嘗敬眾庶之所嘗寵死而

死耳賤人安宜得如此而頓辱之哉豫讓事中之君智伯伐而



滅之師古曰行音胡剛反移事智伯及趙滅智伯豫讓斃面吞炭鄭氏曰斃漆而巳易貌吞炭曰變聲

也師古曰燬熏也曰毒藥熏之必報襄子五起而不中人問豫子豫子曰中行眾人畜

我我故眾人事之智伯國士遇我我故國士報之故此一豫讓也

反君事讐行若狗彘已而抗節致忠行出序列士人主使然也故

主上遇其大臣如遇犬馬彼將犬馬自為也如遇官徒彼將官徒

自為也頑頓亡恥師古曰頓讀曰鈍真詬亡節師古曰真詬謂無志分也真音胡結反詬音后廉恥不立且

不自好師古曰自好猶言自善也好音呼倒反苟若而可師古曰若猶然故見利則逝見便則奪師古曰逝往也

主上有敗則因而挺之矣服虔曰音挺起師古曰挺音式延反主上有患則吾苟免而已

立而觀之耳有使吾身者則欺賣而利之耳人主將何便於此師古曰此

於人主為不便也便音頻面反群下至眾而主上至少也所託財器職業者粹於群下

也蘇林曰粹純也言其執悉在羣下俱亡恥俱苟妄則主上最病故古者禮不及庶人

刑不至大夫所曰厲寵臣之節也古者大臣有坐不廉而廢者不

謂不廉曰簠簋不飾師古曰簠簋所曰盛飯也方曰簠坐汙穢淫亂男女亡

別者不曰汙穢曰帷薄不修坐罷軟不勝任者不謂罷軟曰下官

不職師古曰罷廢於事也軟弱也罷讀曰疲軟音人亮反故貴大臣定有其臬矣猶未斥然正曰諱

之也師古曰諱古呼字尚遷就而為之諱也故其在大譴大何之域者師古曰

何問也域界局也聞譴何則白冠薺纓鄭氏曰白毛作薺白冠喪服也盤水加劍造請室而請臬

耳應劭曰請室請罪之室蘇林曰音絮清胡公漢官車駕出有請室令在前先驅此官有別獄也

如酒曰水性平若已有正罪君曰平法治之也加劍當曰自刻也或曰殺性者曰盤水取頸血

故示若此也師古曰應如二說皆是上執縛係引而行也其有中罪者聞命而自弛師古曰

罪非大非小也弛廢也自廢而死弛音式兩反上不使人頸繫而加也蘇林曰不展其頸而親加刀鐐也師古曰盤古反字音盧結反其有

大臬者聞命則北面再拜跪而自裁師古曰裁謂自刑殺也上不使粹抑而刑之

也師古曰粹持頭髮也抑謂按之也粹音才乞反日子大夫自有過耳服虔曰子者男子美號吾遇子有禮矣遇

有禮故群臣自意師古曰意讀曰喜音許吏反意好也好為志氣也嬰曰廉恥故人矜節行師古曰

也矜尚也上設廉恥禮義曰遇其臣而臣不曰節行報其上者則非人類



也故化成俗定則為人臣者主耳忘身孟康曰特為主耳不念其身國耳忘家公耳

忘私利不苟就害不苟去唯義所在上之化也故父兄之臣誠死

宗廟法度之臣誠死社稷輔翼之臣誠死君上守國扞敵之臣誠

死城郭封疆故曰聖人有金城者比物此志也李奇曰志記也凡此上陳廉恥之事皆古記也如清曰比謂比

方也使忠臣曰死社稷之志比於金城也師古曰一家之說皆非也此言聖人厲此節行彼且

為我死故吾得與之俱生彼且為我亡故吾得與之俱存夫將為

我危故吾得與之皆安師古曰夫夫人也亦猶彼人耳夫音扶顧行而忘利守節而伏羲故

可曰託不御之權可曰寄六尺之孤應劭曰言念主忘身憂國忘家如此可託雖

此厲廉恥行禮誼之所致也主上何喪焉師古曰如此則於主上無所失此之不為而

顧彼之久行服虔曰彼謂亡國也師古曰顧反也久謂久行之也故曰可為長太息

者此也師古曰誼上疏言可為長太息者六今此至三而止蓋史家直取其要切者耳故下贊云撥其切於世事者著於傳是時丞相絳侯周

勃免就國人有告勃謀反逮繫長安獄治卒亡事復爵邑故賈誼

呂此譏上上深納其言養臣下有節是後大臣有罪皆自殺不受  
刑至武帝時稍復入獄自甯成始初文帝呂代王入卽位後分代  
爲兩國立皇子武爲代王參爲太原王小子勝則梁王矣後又徙  
代王武爲淮陽王而太原王參爲代王盡得故地居數年梁王勝  
死亡子誼復上疏曰陛下卽不定制如今之執不過一傳再傳服  
日一二傳世也諸侯猶且人恣而不制豪植而大強師古曰植立也漢法不得行矣陛  
下所曰爲蕃扞及皇太子之所恃者唯淮陽代二國耳師古曰蕃翰得宜則嗣主安固  
故云皇太子之所恃也代北邊匈奴與強敵爲鄰能自完則足矣而淮陽之比大  
諸侯塵如黑子之著面師古曰黑字今所謂墨子也著音直略反適足呂餌大國耳師古曰餌謂爲其所吞食不  
足呂有所禁禦方今制在陛下制國而令子適足呂爲餌豈可謂  
工哉人主之行異布衣布衣者飾小行競小康呂自託於鄉黨人  
主唯天下安社稷固不耳高皇帝瓜分天下呂王功臣反者如蝟



毛而起

師古曰蝟蟲名也其毛為刺音謂

曰為不可故薪去不義諸侯而虛其國

如滄曰不讓諸

侯彭越黥布等師古曰

擇良日立諸子雒陽上東門之外

師古曰諸侯國皆在關東故於東門外立之也

東面最北出門日上東門

畢曰為王

師古曰畢猶盡

而天下安故大人者不牽小行曰成大功

今淮南地遠者或數千里越兩諸侯

師古曰越過也兩諸侯梁及淮陽

而縣屬於漢

縣而屬漢

其吏民繇役往來長安者自恐而補中道衣敝

應劭曰自恐其家資財補縫作衣師古曰恐盡也

錢用諸費稱此

師古曰稱貢承反

其苦屬漢而欲得王至甚逋逃而歸諸侯

者已不少矣其執不可久臣之愚計願舉淮南地曰益淮陽而為

梁王立後割淮陽北邊二三列城

孟康曰列城縣

與東郡曰益梁不可者可

徙代王而都睢陽梁起於新郟曰北著之河

師古曰新郟潁川縣也郟音平格反善音直略反

陽包陳曰南捷之江

晉灼曰包取也如滄曰捷謂立封界也或曰捷捷也師古曰捷音鉅偃反

則大諸侯之有異心

者破膽而不敢謀梁足曰并齊趙淮陽足曰禁吳楚陛下高枕終

亡山東之憂矣此二世之利也

如滄曰從諛言可二世安耳師古曰言帝身及太子嗣位之時

當今恬然適

遇諸侯之皆少師古曰恬安也少謂年少數歲之後陛下且見之矣夫秦日夜苦心

勞力呂除六國之旤今陛下力制天下頤指如意如指曰但動頤指也靡則所欲皆如意師古曰

拱呂成六國之旤難呂言智苟身亡事畜亂宿旤孰視而不定師古曰畜讀曰蓄

萬年之後傳之老母弱子將使不寧不可謂仁臣聞聖主言

問其臣而不自造事師古曰欲發言問其臣故使人臣得畢其愚忠唯陛下財幸

西至高陽得大縣四十餘城徙城陽王喜為淮南王撫其民時又

封淮南厲王四子皆為列侯誼知上必將復王之也上疏諫曰竊

恐陛下接王淮南諸子孟康曰接音挾挾持欲王淮南諸子也臣贊曰謂口恩接待而王之師古曰二說皆非也謂接今時當即王之言不久也接猶

知其辜師古曰悖感也音布內反陛下幸而赦遷之自疾而死天下孰呂王死之不

當今奉尊罪人之子適足呂負謗於天下耳師古曰言若尊王其子則是厲王無罪漢廷殺之此人

積也猶今人言積復也

此人是厲王無罪漢廷殺之



少壯豈能忘其父哉師曰少壯猶言縮長大白公勝所為父報仇者大父與伯父

叔父也師古曰白公楚平王之孫太子建之子也大父即祖謂平王也伯父叔父平王之子也事見春秋傳白公為亂非欲取國代

主也發憤快志剡手巨橋仇人之例師古曰剡利也言弋再反固為俱靡而已師古曰言與仇

人俱滅斃也靡師古曰言漢之勝布淮南雖小黥布嘗用之矣漢存特幸耳師古曰言漢之勝布得存此直天幸耳夫

擅仇人足言危漢之資於策不便師古曰言假四子雖割而為四四子

一心也予之眾積之財此非有子胥白公報於廣都之中即疑有

刺諸荆軻起於兩柱之間師古曰刺諸刺吳王荆軻刺秦皇事見春秋傳及燕丹子也所謂假賊兵為虎

翼者也應劭曰周書云無為虎傅翼將飛入邑擇人而食之願陛下少畱計梁王勝墜馬死李奇曰文三

言勝為有兩名誼自傷為傅無狀師古曰無善狀常哭泣後歲餘亦死賈生之死年三

十三矣後四歲齊文王薨亡子文帝思賈生言迺分齊為六國盡

立悼惠王子六人為王又遷淮南王喜於城陽而分淮南為三國

盡立厲王三子呂王之後十年文帝崩景帝立三年而吳楚趙與

四齊王合從舉兵

韋昭曰四齊王膠東膠西菑川齊南也師古曰從音子谷反

西鄉京師

師古曰鄉讀曰嚮

梁王扞

之卒破七國至武帝時淮南厲王子為王者兩國亦反誅孝武初

立舉賈生之孫二人至郡守賈嘉最好學世其家

師古曰吉譽其家業

贊曰劉向稱賈誼言三代與秦治亂之意其論甚美通達國體雖

古之伊管未能遠過也

師古曰伊尹管仲

使時見用功化必盛為庸臣所害

甚可悼痛追觀孝文之默躬行已移風俗

師古曰躬行謂身親儉約之行也自追觀已下並史家之詞

之所陳略施行矣及欲改定制度已漢為土德色上黃數用五及

欲試屬國施五餌三表已係單于

師古曰賈誼書謂愛人之狀好人之扶仁道也信為大操常義也愛好有實已諾可期十死一

生彼將必至此三表也賜之盛服車乘已與其目賜之盛食珍珠已與其口賜之音樂婦人目環其耳賜之高堂蓬宇府庫奴婢已與其腹於來降者上已召幸之相娛樂親酌而手食之日環其心此五餌也其術固已疏矣誼曰天年早終雖不至公卿未為不遇也凡

所著述五十八篇掇其切於世事者著于傳云

師古曰掇拾也音丁活反

賈誼傳第十八

終

漢書四十八



爰盜鼂錯傳第十九

師古曰鼂古朝字其下作朝盜通用耳

漢書四十九

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爰盜字絲其父楚人也

師古曰盜音一浪反

故為羣盜徙安陵

師古曰群盜者群眾相隨而為盜也

高后

時盜為呂祿舍人孝文即位盜兄噲任盜為郎中

師古曰盜為兄所保任故得為郎中也

絳

侯為丞相朝罷趨出意得甚

師古曰意甚自得也

上禮之恭常目送之盜進曰

丞相何如人也上曰社稷臣盜曰絳侯所謂功臣非社稷臣社稷

臣主在與在主亡與亡

如高曰人主在時與共治在時之事人主雖亡其法度存當奉行之高祖善非劉氏不王而勃等聽王諸呂是從生主之欲不

與亡者也

方呂后時諸呂用事擅相王劉氏不絕如帶

師古曰言微細也

是時絳侯

為太尉本兵柄

師古曰執兵權之本

弗能正呂后崩大臣相與其誅諸呂太尉

主兵適會其成功所謂功臣非社稷臣丞相如有驕主色陛下謙

讓師古曰如似也

臣主失禮竊為陛下弗取也後朝上益莊丞相益畏

師古曰莊嚴也

已而絳侯望盜曰吾與汝兄善今兒迺毀我

師古曰望責怨之也

盜遂不謝及

絳侯就國人上書告曰為反徵繫請室

師古曰請室獄也解在賈誼傳

諸公莫敢為言

唯益明絳侯無罪絳侯得釋益頗有力絳侯迺大與益結交淮南

厲王朝殺辟陽侯

師古曰自國入朝而殺之

居處驕甚益諫曰諸侯太驕必生患可

適削地

師古曰適讀曰謫

上弗許淮南王益橫

師古曰橫音胡孟反

謀反發覺上徵淮南

王遷之蜀檻車傳送益時為中郎將諫曰陛下素驕之弗稍禁已

至此今又暴摧折之淮南王為人剛有如遇霜露行道死陛下竟

為已天下大弗能容有殺弟名奈何上不聽遂行之淮南王至雍

病死聞

師古曰雍是扶風雍縣也聞聞於天子也

上輟食哭甚哀

師古曰輟止也

益入頓首請辜

師古曰自責已不強諫也

上曰已不用公言至此益曰上自寬此往事豈可悔哉且陛下有

高世行三此不足已毀名上曰吾高世三者何事益曰陛下居代

時太后嘗病三年陛下不交睫解衣

師古曰睫目旁毛也交睫謂睡眠也睫音接

湯藥非陛下

口所嘗弗進夫曾參已布衣猶難之今陛下親已王者修之過曾



參遠矣諸呂用事大臣顛制師古曰顛與專同然陛下從代乘六乘傳馳不測

淵鄭氏曰大臣亂乘傳而赴之故曰不測淵雖賁育之勇不及陛下孟康曰孟賁夏育皆古勇士也陛下至代邸西

鄉讓天子者三南鄉讓天子者再師古曰鄉讀曰嚮夫許由一讓師古曰許由古高士也堯讓天下於

由由不受也陛下五召天下讓過許由四矣且陛下遷淮南王欲曰苦其

志使改過有司宿衛不謹故病死於是上廼解盜繇此名重朝廷

師古曰繇讀與由同盜常引大體忼慨宦者趙談曰數幸常害盜盜患之盜兄

子種為常侍騎諫盜曰君眾辱之後雖惡君上不復信師古曰惡謂猶毀之言其過惡

於是上朝東宮趙談驂乘盜伏車前曰臣聞天子所與其六尺與

者皆天下豪英今漢雖乏人陛下獨奈何與刀鋸之餘共載於是

上笑下趙談泣下車上從霸陵上欲西馳下峻阪盜盤轡師古曰盤與摩

同上曰將軍怯邪盜言曰臣聞千金之子不垂堂師古曰言富人之子則自愛也垂堂謂坐堂外邊恐墜也

也百金之子不騎衡如淳曰騎倚也衡樓殿邊欄楯也師古曰騎謂跨之耳非倚也聖主不乘危不徼幸今陛

下騁六飛

如道曰六馬之疾若飛也

馳不測山有如馬驚車敗陛下縱自輕奈高廟

太后何上乃止上幸上林皇后慎夫人從其在禁中常同坐

師古曰同坐謂

所坐之處高下齊同無差等也

及坐郎署長布席盜引卻慎夫人坐

蘇林曰郎署上林中直衛

郎將天子幸署豫設供帳待之故得卻慎夫人

坐也師古曰卻謂退而申之也坐音材臥反

慎夫人怒不肯坐上亦怒起盜因

前說曰臣聞尊卑有序則上下和今陛下既召立后慎夫人適妾

主豈可召同坐哉且陛下幸之則厚賜之陛下所召為慎夫人

適所召禍之也獨不見人豕乎

張晏曰戚夫人也

於是上廼說

夫人慎夫人賜盜金五十斤然盜亦召數直諫不得久居中調為

隴西都尉

師古曰調選也音徒鈞反

仁愛士卒士卒皆爭為死遷齊相徙為吳相辭

行種謂盜曰吳王驕日久國多姦今絲欲刻治

如清曰種稱叔父字曰絲

彼不上書

告君則利劍刺君矣南方卑溼絲能日飲亡何說王毋反而已

師古曰無

何言更無餘事

如此幸得脫盜用種之計吳王厚遇盜盜告歸道逢丞相

申



屠嘉下車拜謁丞相從車上謝益還媿其吏

師古曰媿不見禮也

乃之丞相舍

上謁

師古曰上謁若今通名也

求見丞相丞相良久乃見因跪曰願請問

師古曰欲因問隙私有所白也

丞相曰使君所言公事之曹與長史掾議之吾且奏之則私吾不

受私語益即起說曰君為相自度孰與陳平絳侯

師古曰度計量也與猶如也

丞相

曰不如益曰善君自謂弗如夫陳平絳侯輔翼高帝定天下為將

相而誅諸呂存劉氏君廼為材官蹶張遷為隊帥

如淳曰隊帥軍中小官師古曰帥音所類反

積功至淮陽守非有奇計攻城野戰之功且陛下從代來每朝郎

官者上書疏未嘗不止輦受其言不可用置之言可采未嘗不稱

善何也欲呂致天下賢英士大夫日聞所不聞

師古曰日日得聞異言也

呂益聖而

君自閉箝天下之口

師古曰箝箝也音其炎反

而日益愚夫呂聖主責愚相君受禍

不久矣丞相乃再拜曰嘉鄙人廼不知將軍幸教引與入坐為上

客益素不好量錯錯所居坐益輒避益所居坐錯亦避兩人未嘗

同堂語及孝景卽位量錯爲御史大夫使吏案盜受吳王財物抵

學詔赦已爲庶人吳楚反聞師古曰聞開於天子錯謂丞史曰如道曰百官表御史大夫有兩丞丞史丞及史也

爰盜多受吳王金錢專爲蔽匿言不反今果反欲請治盜宜知其

計謀丞史曰事未發治之有絕如道曰事未發之時治之乃有所絕也今兵西向治之何益

且盜不宜有謀如道曰盜大臣不宜有姦謀錯猶與未決師古曰與讀曰豫人有告盜盜恐夜

見竇嬰爲言吳所已反願致前口對狀師古曰至天子之前也嬰入言上廼召盜

盜入見竟言吳所已反獨急斬錯已謝吳吳可罷上拜盜爲泰常

寶嬰爲大將軍兩人素相善是時諸陵長安中賢大夫爭附兩人

車騎隨者日數百乘及量錯已誅盜已泰常使吳吳王欲使將不

肯欲殺之使一都尉已五百人圍守盜軍中初盜爲吳相時從史

盜私盜侍兒文穎曰婢也盜知之弗泄遇之如故人有告從史君知女與

侍者通廼亡去盜驅自追之師古曰驅馳而追言疾速遂已侍者賜之復爲從史及



盜使吳見守從史適在守盜校為司馬師古曰為校中司馬所領士卒正當守盜迺悉已其

裝齋買二石醇醪師古曰裝齋謂所齋衣物自隨者也醇者不雜言其醜也醪汁滓合之酒也音牢會天寒士卒飢渴

飲醉西南陬卒卒皆臥師古曰陬間也飲音於禁反陬音子侯反又音鄒司馬夜引盜起曰君可

已去矣吳王期旦日斬君盜弗信曰何為者司馬曰臣故為君從

史盜侍兒者也盜乃驚謝曰公幸有親文穎曰言汝有親老吾不足絜公師古曰絜古累

字也音力瑞反司馬曰君弟去師古曰弟但也臣亦且亡辟吾親如滄曰藏匿吾親不使遇害也音灼曰辟音避君何

患迺已刀決帳道從醉卒直出師古曰於醉卒之處決帳而開令通道得亡也司馬與分背師古曰一時各

去也盜解節旄懷之如滄曰不欲令人見展步行七十里如滄曰善履步行而逃亡明見梁騎馳去

遂歸報文穎曰梁騎將擊吳楚者也師古曰過梁軍之騎遂因得脫歸報天子吳楚已破上更已元王子平陸

侯禮為楚王已盜為楚相嘗上書不用盜病免家居與閭里浮湛

相隨行鬪雞走狗師古曰湛讀曰沉雒陽劇孟嘗過盜盜善待之安陵富人

有謂盜曰吾聞劇孟博徒服虔曰博戲之徒也將軍何自通之盜曰劇孟雖博

徒然母死客送喪車于餘乘此亦有過人者且緩急人所有師古曰凡人在

生不能無緩急之事夫一旦叩門不己親為解張晏曰不語云親不聽也臣贊曰凡人之於好難濟厄多己有父母為解而孟兼行之師古曰贊說

是也解者若今言分疏矣不己在亡為辭師古曰或實在家而辭云不在天下所望者獨季心劇孟文頤曰心季布

弟也今公陽從數騎鄧展曰陽外也言灼曰陽猶常也師古曰鄧說是也一旦有緩急盍足恃乎遂罵富

人弗與通諸公聞之皆多盜師古曰多猶重盜雖居家景帝時時使人問壽

策梁王欲求為嗣盜進說其後語塞師古曰塞不行也梁王曰此怨盜使人

刺盜刺者至關中間盜稱之皆不容口師古曰稱美其德口不能容也迺見盜曰臣受

梁王金刺君君長者不忍刺君然後刺者十餘曹如淳曰曹輩也備之盜心

不樂家多怪迺之楛生所問占蘇林曰音栢文頤曰音暗秦時賢士善術者也師古曰蘇音文說是還梁刺客

後曹果遮刺殺盜安陵郭門外

鼂錯潁川人也晉灼曰音厝潁之屠師古曰據申屠傳序云貴通請錯匪躬之故曰潁而言晉音是也潘岳西征賦乃讀為錯錯之錯不可依也學申

商刑名於軹張恢生所師古曰軹縣之儒生姓張名恢錯從之受申商法也與雒陽宋孟及劉帶同



師曰文學為太常掌故

應劭曰掌故六  
百石吏士故事

錯為人陷直刻深

師古曰陷字與  
同陷謂陵也音

千笑反

孝文時天下亡治尚書者獨聞齊有伏生故秦博士治尚書年

九十餘老不可徵廼詔太常使人受之太常遣錯受尚書伏生所

還因上書稱說

師古曰稱師  
法而說其義

詔臣為太子舍人門大夫

師古曰初為舍  
人又為門大夫

遷博

士又上書言人主所宜尊顯功名揚於萬世之後者宜知術數也

張晏曰術數刑名之書也臣贊曰術數謂法制治國之術也師古曰瓊說是也公孫弘云瓊生殺  
之力通壅塞之途權輕重之數論得失之端使遠近情偽必見于上謂之術此與錯所言同耳

故人主知所宜臨制臣下而治其眾則群臣畏服矣知所宜聽言

受事則不欺蔽矣知所宜安利萬民則海內必從矣知所宜忠孝

事上則臣子之行備矣此四者臣竊為皇太子急之人臣之議或

曰皇太子亡宜知事為也

師古曰言  
何用知事

臣之愚誠以為不然竊觀上世

之君不能奉其宗廟而劫殺於其臣者皆不知術數者也皇太子

所讀書多矣而未深知術數者不問書說也

師古曰說謂  
所說之義也

夫多誦而不

知其說所謂勞苦而不為功臣竊觀皇太子材智高奇馭射伎藝

過人絕遠然於術數未有所守者呂陛下為心也張晏曰若伯魚須仲尼教乃諳詩書也竊

願陛下幸擇聖人之術可用今世者呂賜皇太子因時使太子陳

明於前唯陛下裁察上善之於是拜錯為太子家令臣賈曰茂陵中書太子家令秩八百石

呂其辯得幸太子太子家號曰智囊師古曰言其一身所有皆足智算若囊中之盛物也是時匈奴

彊數寇邊上發兵呂禦之錯上言兵事曰臣聞漢興呂來胡虜數

入邊地小入則小利大入則大利高后時再入隴西攻城屠邑毆

略畜產師古曰毆與驅同其後復入隴西殺吏卒大寇盜竊聞戰勝之威民

氣百倍師古曰益奮厲也敗兵之卒沒世不復師古曰承挫折也自高后呂來隴西三

困於匈奴矣民氣破傷亡有勝意今茲隴西之吏賴社稷之神靈

奉陛下之明詔和輯士卒底厲其節師古曰輯與集同底與砥同起破傷之民呂當

乘勝之匈奴用少擊衆殺一王敗其衆而法曰太有利非隴西之



民有勇怯廼將吏之制巧拙異也故兵法曰有必勝之將無必勝

之民繇此觀之師古曰繇讀與由同安邊境立功名在於良將不可不擇也臣

又聞用兵臨戰合刃之急者三師古曰合刃謂交兵一曰得地形二曰卒服習三

曰器用利兵法曰丈五之溝漸車之水師古曰漸讀曰澱謂浸也音于廉反山林積石經川

丘阜師古曰經川常流之水也大陸曰阜少木所在師古曰少古章字此步兵之地也車騎二不當一

土山丘陵曼衍相屬師古曰曼衍猶聯延也屬續也衍音弋戰反屬音之欲反平原廣野此車騎之地步

兵十不當一平陵相遠川谷居閑師古曰閑遠難也仰高臨下此弓弩之地也

短兵百不當一兩陳相近平地淺草可前可後此長戟之地也劔

楯三不當一藿葦竹蕭師古曰藿亂也葦葭也藿音完也蕭音也藿音完少木蒙龍支葉茂接師古曰蒙龍覆蔽之貌也

龍音來東反此矛鋌之地也師古曰鋌鐵把短矛也音上延反長戟二不當一曲道相伏險阨

相薄此劔楯之地也弓弩三不當一士不選練卒不服習起居不

精動靜不集師古曰集齊也趨利弗及避難不畢前擊後解與金鼓之音相

失師古曰金金鉞也蓋所此不習勒卒之過也百不當十兵不完利與空

手同甲不堅密與袒裼同應劭曰袒裼肉袒也師古曰裼音錫弩不可已及遠與短兵同

射不能中與亡矢同中不能入與亡鏃同師古曰鏃矢鋒也音子木反此將不省兵

之禍也師古曰省視也五不當一故兵法曰器械不利曰其卒予敵也卒不

可用曰其將予敵也將不知兵曰其主予敵也君不擇將曰其國

予敵也四者國之至要也臣又聞小大異形彊弱異執險易異備

師古曰易平也音戈鼓反夫卑身曰事彊小國之形也合小曰攻大敵國之形也師古曰彼我力

均不能相勝則須連結外援其制之也曰蠻夷攻蠻夷中國之形也師古曰不煩華夏之兵使其同類自相攻擊也今匈奴

地形技藝與中國異上下山阪出入溪澗中國之馬弗與也師古曰與猶如

險道傾仄且馳且射師古曰仄古側字中國之騎弗與也風雨罷勞飢渴不

困師古曰罷讀曰疲中國之人弗與也此匈奴之長技也若夫平原易地輕

車突騎師古曰易亦平也突騎言其驍銳可用衝突敵人也則匈奴之眾易撓亂也師古曰撓攪也音火高反其字從手一曰撓曲



也弱也音女教反其字從木

勁弩長戟射疏及遠

師古曰疏亦闕遠也

則匈奴之弓弗能格也堅

甲利刃長短相雜遊弩往來什伍俱前

師古曰五人為伍二伍為什

則匈奴之兵弗

能當也材官驍發矢道同的

蘇林曰驍音馬驍之聲如滴曰驍矢也處平易之地可

矢者同中一的言其工妙也師古曰驍謂矢之善者也春秋左氏傳作敢字其音同耳材官有材力者驍發驍矢已射也手工矢善故中則同的的謂所射之準泉也蘇音失之矣泉音牛列反

即謂則匈奴之革筈木薦弗能支也

孟康曰革筈弓皮作如鐙者被之木薦曰木

也師古曰一說非也音息嗣反

下馬地鬪劍戟相接去就相薄

師古曰薄迫也則匈奴之足弗能

給也

師古曰給謂相連及此中國之長技也己此觀之匈奴之長技三中國之

長技五陛下又與數十萬之眾己誅數萬之匈奴眾寡之計己一

擊十之術也雖然兵凶器戰危事也己大為小己彊為弱在俛仰

之間耳

師古曰言不知其術則雖大必小雖彊必弱也俛亦俯字印讀曰仰

夫己人之死爭勝跌而不振

服虔曰蹉跌不可復

起也師古曰跌足失振也跌音徒結反

則悔之亡及也帝王之道出於萬全今降胡義渠蠻

夷之屬來歸誼者其眾數千飲食長技與匈奴同可賜之堅甲絮

衣勁弓利矢益已邊郡之良騎令明將能知其習俗和輯其心者

師古曰稱與集同也

已陛下之明約將之即有險阻已此當之平地通道則已

曰衡即橫耳無勞惜音

輕車材官制之兩軍相為表裏各用其長技衡加之已張晏曰衡音橫師古

師古曰財與裁同也

死上狂言唯陛下財擇師古曰財與裁同也文帝嘉之乃賜錯璽書寵荅焉曰

皇帝問太子家令上書言兵體三章聞之李奇曰三者得地形卒服習然州利書言狂夫

之言而明主擇焉今則不然言者不狂而擇者不明國之大患故

在於此使夫不明擇於不狂是已萬聽而萬不當也錯復言守邊

備塞勸農力本當世急務二事曰臣聞秦時北攻胡貉築塞河上

師古曰貉音莫客反南攻楊粵張晏曰楊州之南越也置戍卒焉其起兵而攻胡粵者非已衛

邊地而救民死也貪戾而欲廣大也故功未立而天下亂且夫起

兵而不知其執戰則為人禽屯則卒積死夫胡貉之地積陰之處



也木皮三寸冰厚六尺

文穎曰土地瘠故也

食肉而飲酪其人密理鳥獸毳毛

師古

曰密理謂其肌膚也毳細毛也

其性能寒

師古曰能讀曰耐此下能暑亦同

楊粵之地少陰多陽其人疏理

鳥獸希毛其性能暑秦之戍卒不能其水土戍者死於邊輸者償

於道

服虔曰償什也如滄曰償首膏

秦民見行如往棄市因曰謫發之名曰謫戍先發

更有謫及贅壻賈人後曰嘗有市籍者又後曰大父母父母嘗有

市籍者後入閭取其左

孟康曰秦時復除者居閭之左後發役不供復役之也或云直先發取其左也師古曰閭里門也居閭之左者一切皆發之非

謂復除也解在食貨志

發之不順行者深怨有背畔之心凡民守戰至死而不降

北者曰計為之也

師古曰北謂敗退

故戰勝守固則有拜爵之賞攻城屠邑

則得其財鹵曰富家室故能使其眾蒙矢石赴湯火

師古曰蒙冒犯也

視死

如生今秦之發卒也有萬死之害而亡銖兩之報死事之後不得

一算之復

師古曰復復除也音方目反

天下明知禍烈及已也

師古曰猛火曰烈取曰喻耳

陳勝行戍

至於大澤為天下先倡

師古曰倡讀曰唱

天下從之如流水者秦已威劫而

行之之敝也胡人衣食之業不著於地師古曰著音直畧反其執易已擾亂邊

竟師古曰竟讀曰境何已明之胡人食肉飲酪衣皮毛非有城郭田宅之歸

居如飛鳥走獸於廣墜師古曰墜古野字美草甘水則止草盡水竭則移已

是觀之往來轉徙時至時去此胡人之生業而中國之所已離南

晦也師古曰晦古畝字也南畝耕種之處也今使胡人數處轉牧行獵於塞下或當燕代或

當上郡北地隴西已候備塞之卒卒少則入陛下不救則邊民絕

望而有降敵之心救之少發則不足多發遠縣纔至則胡又已去

李奇曰纔音裁師古曰纔淺也猶言僅至也他皆類此聚而不罷為費甚大罷之則胡復入如此連年

則中國貧苦而民不安矣陛下幸憂邊境遣將吏發卒已治塞甚

大惠也然令遠方之卒守塞一歲而更師古曰更謂易代也音庚又讀如木字不知胡人之

能不如選常居者家室田作且已備之已便為之高城深塹具蘭

石布渠荅服虔曰蘭石可投人石也蘇林曰渠荅鐵疾藜也如滔曰蘭石城上番石也墨子曰城上二步一渠立程長三尺冠長十尺臂長六尺二步一荅廣九尺袤十二尺



師古曰簡石如說也蘇說是也雷音來內反復為一城其內城間百五十步要害之處通川之

道調立城邑毋下千家師古曰調謂量度之也懲計城邑之中令有千家上調音徒鈞反為中周虎落鄭氏

田器迺募人及免徒復作令居之張晏曰募民有罪自首除罪定輸作者也復作如徒也臣瓚曰募有罪者及罪人遇先為室屋具

拜爵者不足迺募民之欲往者皆賜高爵復其家師古曰復音方目反予冬夏

衣廩食能自給而止師古曰初徙之時縣官且廩給其衣食於後能自供贖乃止也郡縣之民得買其爵已

自增至卿孟康曰食貨志所謂樂卿者也朝位從卿而無職也師古曰孟說非也樂卿武帝

也其亡夫若妻者縣官買予之人情非有匹敵不能久安其處塞下

之民祿利不厚不可使久居危難之地胡人入驅而能止其所驅

者曰其半予之孟康曰謂胡人入為寇驅收中國能奪得之者曰半與之師古曰孟說非也言胡人入為寇驅畧漢人及畜產而亡人能止得其所驅者令其本土

實之縣官為贖張晏曰得漢人官為贖也師古曰此承上句之言謂官為備贖之耳張說非也其民如是則邑里相救

助赴胡不避死非曰德上也師古曰言非曰此事欲立德義於上也欲全親戚而利其財也

此與東方之戎卒不習地勢而心畏胡者功相萬也如道曰東方諸郡民不習戰關當成

邊者也曰陛下之時徙民實邊使遠方亡屯戍之事塞下之民父子相

保亡係虜之患利施後世名稱聖明其與秦之行怨民相去遠矣

師古曰言發怨恨之人使行戍役也上從其言募民徙塞下錯復言陛下幸募民相徙曰

實塞下使屯戍之事益省輸將之費益寡如治曰將送也或曰將資也甚大惠也下

吏誠能稱厚惠奉明法師古曰稱謂也存卹所徙之老弱善遇其壯士和輯

其心而勿侵刻師古曰稱與集同使先至者安樂而不思故鄉則貧民相募

而勸往矣臣聞古之徙遠方曰實廣虛也師古曰所曰充實寬廣空虛之地相其陰陽

之和嘗其水泉之味審其土地之宜觀其少木之饒然後營邑立

城製里割宅通田作之道正阡陌之界先為築室家有一堂二內

門戶之閉張晏曰二內一房也置器物焉民至有所居作有所用此民所曰輕



去故鄉而勸之新邑也

師古曰之往也

為置醫巫已救疾病已脩祭祀男女

有昏

師古曰昏謂婚姻配也

生死相郵墳墓相從種樹畜長

張曼曰畜長六畜也師古曰種樹謂桑果之屬長音竹兩反

室屋完安此所已使民樂其處而有長居之心也臣又聞古之制

邊縣已備敵也使五家為伍伍有長十長一里里有假士四里一連

連有假五百

服虔曰假音假借之假五百師名也師古曰假大也音工雅反十連一邑邑有假候皆擇其邑

之賢材有護

師古曰有保護之能者也俗書本護字作護妄改之耳

習地形知民心者居則習民於

射法出則教民於應敵故卒伍成於內則軍正定於外服習已成

勿令遷徙

師古曰各守其業也

幼則同游長則共事夜戰聲相知則足已相救

晝戰目相見則足已相識驩愛之心足已相死如此而勸已厚賞

威已重罰則前死不還踵矣

師古曰還讀曰旋旋踵同旋其足也

所徙之民非壯有材力

但費衣糧不可用也雖有材力不得良吏猶亡功也陛下絕匈奴

不與和親臣竊意其冬來南也

師古曰意疑之也

壹大治則終身創矣

師古曰創繼也

也音初欲立威者始於折膠蘇林曰秋氣至膠可折弓弩可用匈奴常巨為候而出車來而不能因使得氣

去師古曰使其得勝遠志氣而去後未易服也愚臣亡識唯陛下財察後詔有司舉賢

良文學士錯在選中上親策詔之曰惟十有五年九月壬子皇帝

曰昔者大禹勤求賢士施及方外師古曰施延也音弋豉反四極之內舟車所至人

迹所及靡不聞命師古曰比和也翼助也此音頻寐反是曰大禹能亡失德夏曰

厥聰比善戮力師古曰比和也翼助也此音頻寐反翼天子師古曰從音子容反亂從謂亂之蹤跡也

長楸師古曰楸美也高皇帝親除大害去亂師古曰亂謂作亂者從謂合從者若六國時為

從者也今書本從下或有順字或有治字皆非也後人妄加之也並建豪英師古曰師長也各為一官之長也字或作帥音所類反為

諫爭輔天子之闕而翼戴漢宗也賴天之靈宗廟之福方內已安

澤及四夷今朕獲執天下之正師古曰主郡吏謂郡守也已承宗廟之祀朕既不德又不敏

明弗能燭而智不能治此大夫之所著聞也故詔有司諸侯王三

公九卿及主郡吏師古曰主郡吏謂郡守也各帥其志師古曰主郡吏謂郡守也已選賢良明於國家之大體



通於人事之終始及能直言極諫者各有人數曰匡朕之不逮二

三大夫之行當此三道張晏曰三道困憊人事直言也師古曰二三大夫總謂當時受策者非止錯一人焉朕甚嘉之故

登大夫于朝親諭朕志師古曰諭告也大夫其上三道之要及永惟朕之不

德吏之不平政之不宣民之不寧師古曰永猶深也惟思也四者之闕悉陳其志毋

有所隱上曰薦先帝之宗廟下曰興愚民之休利著之于篇師古曰休美也

朕親覽焉觀大夫所曰佐朕至與不至書之周之密之重之閉

之師古曰重音直龍反興自朕躬師古曰言朕自發視之大夫其正論毋枉執事張晏曰毋為有司枉視也烏虜

戒之師古曰呼二三大夫其帥志毋怠錯對曰平陽侯臣窋孟康曰曹孟參子也汝

陰侯臣窋如淳曰窋侯嬰子也穎陰侯臣何文穎曰灌嬰子廷尉臣宜昌隴西太守臣昆

邪服虔曰公孫昆邪也師古曰昆讀曰混音下昆反所選賢良太子家令臣錯師古曰詔列侯九卿及郡守舉賢良故錯為窋等所舉

昧死再拜言臣竊聞古之賢主莫不求賢曰為輔翼故黃帝得力

牧而為五帝服虔曰力牧黃帝之佐也大禹得咎繇而為三王祖齊桓得筦子而為

五伯長

師古曰堯字與  
管同伯讀曰霸

今陛下講于大禹及高皇帝之建豪英也

臣贊曰  
講謂講

議也

退託於不明曰求賢良

師古曰自託  
不明是謙退

讓之至也臣竊觀上世之傳

師古曰  
傳謂傳

史傳

若高皇帝之建功業陛下之德厚而得賢佐皆有司之所覽刻

於玉版藏於金匱歷之春秋紀之後世為帝者祖宗與天地相終

今臣甯等迺曰臣錯充賦

曰猶言備數也臣贊曰充賦  
此錯之謙也云如賦謂也

甚不稱明詔求賢之

意臣錯少茅臣亡識知昧死上愚對曰詔策曰明於國家大體愚

理萬機  
之務

處于法宮之中明堂之上

如道曰法宮  
路藏正殿也

動靜上配天下順地中得

師古曰  
曰親

人故眾生之類亡不覆也根著之徒亡不載也

師古曰有根著地者皆  
載之也著音直略反

燭

曰光明亡偏異也

師古曰  
燭照也

德上及飛鳥下至水蟲草木諸產皆被其

澤

師古曰被  
音皮義反

然後陰陽調四時節日月光風雨時膏露降

師古曰甘  
露疑如膏

五

穀孰祆孽滅賊氣息民不疾疫河出圖洛出書神龍至鳳鳥翔德